

清康熙年間杭州佛教與日本的交流

——以悅峰道章為中心*

簡凱廷**

摘要

本文以悅峰道章(1655-1734)為個案,探討清康熙年間杭州佛教與日本之間的交流。悅峰道章是浙江錢塘人,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赴日,先後擔任長崎興福寺與黃檗萬福寺的住持。本文詳細探討了悅峰道章在促進杭州叢林與日本之間交流的三大事蹟,包括促使運遐靈藥(生卒年不詳)《地藏本願經科註》在日本重刊、模寫當麻曼荼羅送回杭州雲棲寺及刊行《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促成宜潔書玉(1645-1722)與湛堂慧淑(1668/1669-1720)兩位中、日律僧的互動。本文透過這些討論展示了悅峰道章如何運用杭州的佛教人際網絡,推動清初杭州佛教與日本的交流。圍繞在悅峰道章身邊的日本僧俗,如真常圓超(生卒年不詳)、湛堂慧淑、荻生徂徠(1666-1728)等人,對於清初中國佛教的發展感到興趣,悅峰道章遂成為他們探獲資訊的窗口。另一方面,杭州的伯亭續法(1641-1728)、運遐靈藥、

2024年10月30日收稿,2025年3月3日修訂完成,2025年8月8日通過刊登。

* 本文係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111-2410-H-002-251-MY2)的研究成果之一,初稿曾以「悅峰道章(1655-1734)與近世中日佛教交流」為題,於第3屆臺灣大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會「東亞人文學的可能性」發表。蒐集材料過程蒙萬福寺文華殿、真光院、安養寺、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靜嘉堂文庫以及劉家幸老師、中川敦之、津嶋佳奈美執事、中山陽菜、何響家、荒川朱暖、黃祖恩同學等提供協助,謹致謝忱。又,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諸多寶貴意見。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宜潔書玉等人，比之於他們的師祖輩，受到學界的關注較少，透過本文的討論，也進一步展示了他們在所處時空中真實展現的一面。總結而言，悅峰道章的事蹟彰顯了杭州佛教在康熙年間的對外交流仍扮演一定的角色，為我們理解該時期的中日佛教互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悅峰道章、伯亭續法、杭州佛教、黃檗宗、中日佛教交流

一、前 言

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時為黃檗宗總本山萬福寺第四十六代管長的隆琦大雄（1849-1929）組織了一次長達七十餘天的中國祖蹟巡訪之旅，從行者包括真光院院主山田玉田（1872-1961）等三人。隔年秋天山田玉田出版《支那祖蹟巡拜記》一書，記錄了一路上的所見所聞，頗受到矚目。¹ 根據此書記載，當一行人來到杭州，邊欣賞西湖的美景，邊等待前往費隱通容（1593-1661）曾駐錫的徑山寺的行程安排時，山田玉田憶起了祖師隱元隆琦（1592-1673）三十歲時曾矢志修繕福清萬福寺，動身前往北京募化，一路來到杭州，應該也曾悸動於西湖之美吧！² 其實，不僅隱元隆琦曾參方杭州，真光院開基第一代住持悅峰道章（1655-1734）³ 也成學於此。荻生徂徠（1666-1728）⁴ 曾問悅峰道章說：「三天竺、靈隱、淨慈等精舍，想是來往熟的。南高、北高諸峯怎麼樣？」他回答道：「從

1 如昭和十一年二月在臺灣發行的《南瀛佛教》刊登藤井草宣〈福建の黃蘗山に就て〉，在黃檗山登拜預備知識一節便把《支那祖蹟巡拜記》列為參考書。見氏著，〈福建の黃蘗山に就て〉，《南瀛佛教》14.2(1936.2): 7-9。

2 (日) 山田玉田，《支那祖蹟巡拜記》（宇治：真光院，1926），頁 97。隱元隆琦此時行跡見（日）能仁晃道，《隱元禪師年譜》（京都：禪文化研究所，1999），頁 107-110。

3 「悅峰」，部分典籍或作「悅峯」、「悅峰」等，不一而足。除書名、篇名依原字樣外，行文一律統一作「悅峰」。

4 荻生徂徠，名雙松，字茂卿，號徂徠，又號護園，是日本江戶時代重要的儒學者。關於他生平的詳細記事，可參見（日）平石直昭，《荻生徂徠年譜考》（東京：平凡社，1984）。

幼往來讀書，一暇即能遊之，所以熟處。」⁵毛奇齡（1623-1716）⁶也曾記述他「年甫十歲即薙染于崇寧之百師，抱宿契而究阿黎之業，遍參靈隱、淨慈、翔鳳諸山」，⁷可知悅峰道章自小就在杭州一帶學習。令人好奇的是，時任真光院院主的山田玉田⁸是否也注意到這一點？

悅峰道章，杭州府錢塘縣人，貞享三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渡日，任長崎興福寺第五代住持，元祿七年（1694）嗣法獨湛性瑩（1628-1706），寶永四年（1707）繼悅山道宗（1629-1709）接任黃檗萬福寺第八代住持。他是萬福寺歷代住持中首位浙江籍的渡日華僧。此後還有第十代的旭如蓮昉（1664-1719）、第十二代杲堂元昶（1663-1733）以及第十三代竺庵淨印（1699-1756）；三人在日不僅皆屬悅峰道章法系，赴日前也都是杭州寺院培養出來的僧人。

關於悅峰道章在日本的事蹟，除與德川綱吉（1646-1709）掌政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柳澤吉保（1659-1714）交好外，⁹更為人所知的便是與柳澤吉保的幕僚、儒學者荻生徂徠進行過的筆談。¹⁰此外，他曾摹寫當麻寺

5 引自（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弘文堂書房，1940），頁45-48。

6 毛奇齡，原名甞，字大可，又字於一，號西河，又號河右、初晴、晚晴等。浙江蕭山人。為明末清初的經學家，學者多以「西河先生」稱之，其著作傳入江戶日本亦頗受到關注。關於毛奇齡生平的詳細記事，可參見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

7 清·毛奇齡，〈悅峰禪師語錄序〉，收入清·悅峰道章著，元博編，《悅峰禪師語錄》（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昭和十五年〔1940〕山田玉田印本），序頁2。按，山田玉田時為萬福寺四十九代管長，此番施印悅峰語錄共百部。

8 山田玉田，法諱真璞，號玉田，愛知縣人。略傳見（日）村瀨玄妙，《茶禪一味：村瀨玄妙集》（東京：教育新潮社，1966），頁133-134；（日）岡田久三、田中一夫，《四日市市小古曾町郷土誌》（四日市：小古曾町自治會，1978），頁248-250。又，兩份文獻雖皆提到山田玉田曾修建真光院本堂，但未提及他任真光院院主的經歷。

9 柳澤吉保，初名房安、保明，通稱彌太郎，號保山、元養，由於他是德川綱吉執政時期相當仰賴的近臣，相關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涉及他與悅峰道章的交遊者，可參見（日）辻善之助，〈柳澤吉保の信仰〉，《武家時代と禪僧》（東京：創元社，1941），頁322-328；（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頁45-48。

10 見（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頁56-62；（日）中田喜勝，〈徂徠と中国語——悦峯和尚との筆語——〉，《九州中国学会報》15(1969.6): 52-68。

當麻曼荼羅托人帶回杭州雲棲寺，並協助獨湛性瑩刊行《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儘管學界已注意到悅峰道章襄贊其師之舉，然而其行動背後所涉及的赴日前的人際關係網絡卻尚未被重視。同樣的，他赴日不久後即促成幽溪傳燈（1554-1628）法孫運遐靈察（生卒年不詳）關於《地藏菩薩本願經》的注釋書在日重新刊行與流通；又曾因真言宗弘律僧人湛堂慧淑（1668/1669-1720）的到訪，促成了湛堂慧淑與見月讀體（1601-1679）弟子宜潔書玉（1645-1722）¹¹之間的著作交換。這些事蹟的細節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梳理。

若提到近世中日佛教交流史上，與悅峰道章同屬浙江籍且扮演重要角色的知名渡日華僧，則非同宗的獨立性易（1592-1672）及曹洞宗的東皋心越（1639-1696）莫屬。¹²關於此二人的研究，學界已取得一定成果。然而針對悅峰道章的專門研究仍付之闕如。在上段提及的三件交流事蹟中，悅峰道章扮演了關鍵的中介角色，連結起杭州叢林與日本叢林雙方的互動。本文將聚焦於這三件事，深入考索分析，揭示這些互動背後所涉及的重要關捩，亦即悅峰道章赴日前的人際網絡關係，從而彰顯清初杭州佛教對外交流的一個側面，補充相關研究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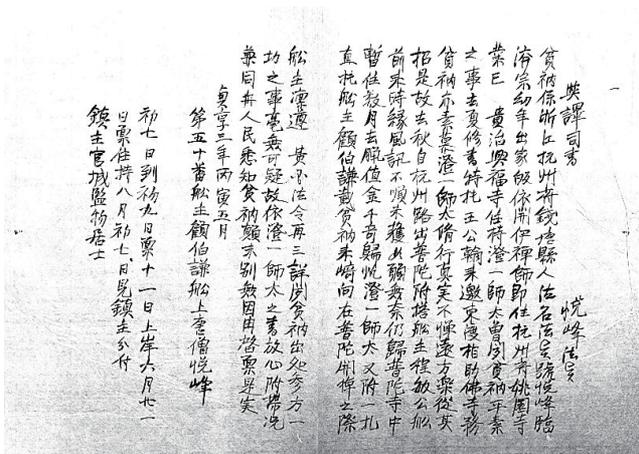
11 書玉，字宜潔，俗姓唐，常州武進人，為見月讀體嗣法弟子，康熙二十三年主席杭州昭慶寺。傳記資料有王圖炳所撰〈宜潔律師塔銘〉，收入清·吳樹虛編，《大昭慶律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16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頁 87-90。

12 關於獨立性易資料整理與研究的重要成果見徐興慶編著，《天間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下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其中上冊所收〈「儒、釋、道、醫」的中日文化交流——從戴笠到獨立性易的流轉人生〉一文整理了先前學界的研究成果，頗便參考。此外，晚近賈光佐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可讀性亦高。至於東皋心越的研究，可參見（日）永井政之，「中国仏教の文化史的研究——中国禪宗教団と民衆」（東京：駒澤大學博士論文，1998），第 2 篇〈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禪の展開と挫折——曹洞宗壽昌派の場合——〉，頁 717-885、（日）杉村英治，《望郷の詩僧：東皋心越》（東京：三樹書房，1989）、（日）高田祥平，《東皋心越：徳川光圀が帰依した憂国の渡来僧》（東京：里文出版，2013）、廖肇亨，〈晚明清初曹洞宗壽昌派在東亞的流行傳布——以石瀛大汕與東皋心越為中心的討論〉，收入釋果鏡、廖肇亨主編，《求法與弘法——漢傳佛教的跨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法鼓文化，2015），頁 335-376。

由於中文學界尚未有關於悅峰道章的專門研究，在進入文章主體之前，以下先針對他的生平稍作梳理與考釋。

二、關於悅峰道章的生平

關於悅峰道章的生平，未見行實或塔銘等材料。目前易見得的傳記有二：一是山本悅心（1875-1958）《黃檗東渡僧寶傳·悅峰道章禪師》，一是木村得玄《初期黃檗派の僧たち·悅峰道章》。¹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與山本悅心並有「東悅心，西雪堂」之稱的黃檗研究專家吉永雪堂（本名卯太郎，號禹山、雪堂，1881-1964），他關於黃檗宗的藏書與研究手稿目前藏於萬福寺文華殿。其中，與悅峰道章相關的資料概有《興福第五代悅峯章禪師年譜》、《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上）》、《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悅峯和尚 關係史料》、《柳澤吉保、黃檗悅峰贈答書簡集（上）》等等。這些手寫本轉錄了不少不易看到的一手史料，彌足珍貴。¹⁴



圖一 萬福寺文華殿藏〈與譯司書〉（作者自攝）

- 13 參見（日）山本悅心，《黃檗東渡僧寶傳》（愛知：黃檗堂，1940），頁 29 右-30 左；（日）木村得玄，《初期黃檗派の僧たち》（東京：春秋社，2007），頁 133-137。
- 14 承學友黃庭碩指出這些手寫本存在筆跡不同的情形。過往學者在運用萬福寺文華殿吉永雪堂相關舊藏時並未提及此情況。由於目前暫無更多線索可供考辨，本文暫且仍皆視為是吉永雪堂的作品。

其中，《興福黃檗第五代悅峯章禪師年譜》轉錄了一篇文章，是悅峰道章到了長崎港後，上書長崎奉行宮城和充（1634-1691），¹⁵ 請求允許上岸的文書。¹⁶ 此外，萬福寺文華殿還藏有一份題為「與譯司書」的資料，是同樣的內容（見圖一）；此文亦收在《三大寺誌》中。三個版本有幾處文字不同，而以《三大寺誌》文義最為完整。由於是悅峰道章自述，所以是相當珍貴的材料。以下謹錄《三大寺誌》全文，作為此節開展的基礎：

貧衲係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法名法賢，號悅峰，臨濟宗。幼年出家皈依開伊禪師，即住杭州府姚園寺。業已貴治興福寺住持澄一師太曾聞貧僧平素之事，去夏修書托王公翰來邀東渡，相助佛事、寺務。貧衲亦素慕澄一師太脩行真實，不憚遠方，樂從其招。是故去秋自杭州路出普陀，附搭船主程敏公船前來。時緣風訊不順，未獲如願，無奈仍歸普陀寺中暫住數月。去臘值金千奇歸帆，澄一師太又附一札直托船主顧伯謙載貧衲來崎。向在普陀開棹之際，船主凜遵貴國法令，再三詳問貧衲出處、參方一切之事，毫無可疑，故依澄一師太之書，放心附帶，況兼同舟人氏悉知貧衲顛末，別無因由，啟稟是實。

貞享三年丙寅五月 第五十番船主顧伯謙

船上唐僧悅峰

初七日到，初九日稟，十一日上岸，六月二十一日稟住持，八月初七見鎮主分付。

鎮主宮城監物居士¹⁷

從此文可知，悅峰道章本為杭州錢塘人。又據《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上）》

15 宮城和充，通稱監物，天和元年五月到貞享三年十一月任長崎奉行，因未得將軍許可，執行死刑而免職。見（日）竹內誠等編，《德川幕臣人名辭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頁 673-674。

16 （日）吉永雪堂，《興福黃檗第五代悅峯章禪師年譜》（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昭和三年〔1928〕寫本），頁 11-12。原書無頁碼，頁碼由筆者自編。以下同。

17 （日）佚名，《三大寺誌》（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大正年間〔1912-1926〕抄本），頁 19-20。整理本收入（日）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編，《福濟寺關係史料》（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2014）。

所引《長崎三寺記并東渡諸師傳畧》可知他俗姓顧。¹⁸ 今龍谷大學圖書館藏有一本悅峰道章刊刻的道綽（562-645）《安樂集》兩卷兩冊（俗稱「崎陽本」），卷末牌記（上、下卷皆有）記曰：

先父思峯處士法名蓮修 繼母胡氏
 先母江氏孺人法名蓮行 親娘王氏
 伏願 業謝閻浮質托安養面奉
 彌陀皆蒙授記并及四恩三有俱入淨邦齊登彼岸者
 昔
 甲申七月地藏誕日 釋男章重梓¹⁹

禿氏祐祥（1879-1960）推測這裡的「釋男章」即是悅峰道章；²⁰ 若然，則牌記透露了其親屬訊息。

至於出家因緣，悅峰道章自述「幼年出家皈依開伊禪師，即住杭州府姚園寺。」山本悅心〈悅峰道章禪師〉則說是：

明の永曆九年乙未生る十歳鬢髮初めて華嚴宗を學ぶ後州の姚園寺に行き開依禪師に依り直指の道を窮む。²¹

木村得玄〈悅峰道章〉指：

十歳のときに出家し、最初、華嚴宗を学んだが、後に杭州府の姚園寺に入り開依禪師の弟子となった。²²

18 「五代悅峰道章 嗣法獨湛。浙江錢塘縣人，姓顧氏。貞享三年丙寅五月東渡，時年三十二。」（日）吉永雪堂，《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上）》（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寫本），頁3。原書無頁碼，頁碼由筆者自編。以下同。又，關於《長崎三寺記并東渡諸師傳畧》，今京都大學圖書館有藏本，題為「肥前州長崎鎮三寺記并東渡諸師傳畧」。此外，顧姓之說又見（日）佚名，《三大寺誌》，頁5。

19 唐·道綽，《安樂集》（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藏寶永元年〔1704〕刻本）卷上，頁36左。影像檔見龍谷大學圖書「貴重資料画像データベース」，<https://da.library.ryukoku.ac.jp/view/130004/1>（2024.10.9 上網檢索）。

20 （日）禿氏祐祥，〈崎陽本安樂集に就て〉，《六條學報》203(1918.10): 35。

21 （日）山本悅心，《黃檗東渡僧寶傳》，頁29左。

22 （日）木村得玄，《初期黃檗派の僧たち》，頁133。

姚園寺，又名萬壽崇寧寺，故址在今杭州市上城區姚園寺巷。²³而十歲出家之說可見於毛奇齡所寫的〈悅峰禪師語錄序〉，稱他「年甫十歲即雍染于崇寧之百師，抱宿契而究阿黎之業」。²⁴山本悅心與木村得玄二人皆明確指悅峰道章入姚園寺成為開依（按，應作「開伊」）禪師弟子前已學習華嚴宗，然而未知引據所在。此外，尚值得注意的一份記載是伯亭續法（1641-1728）²⁵為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所寫的〈引〉，提到：

悅公，諱道章，幼歲習講浙杭，壯年遊化長崎，徧探名勝，上洛遇湛老人，針芥相投，遂傳宗焉。²⁶

「習講浙杭」並非泛泛之說，具體指的應為學習講家的學問，因為伯亭續法即是當時杭州闡弘華嚴教學的代表人物，而悅峰道章與他的關係匪淺；關乎此，此前學界還未投以足夠的關注。

至於悅峰道章赴日的因緣，他自己說是：「興福寺住持澄一師太曾聞貧僧平素之事，去夏修書托王公翰來邀東渡，相助佛事、寺務。貧衲亦素慕澄一師太脩行真實，不憚遠方，樂從其招。」澄一（1608-1691），法諱道亮，和悅峰道章一樣是杭州錢塘縣人，俗姓陳，承應二年（1653）抵達長崎，明曆二年正月接任興福寺第四代住持。他在位長達三十二年的時間，後讓席悅峰道章，退居永福庵。²⁷

23 歷代方志關於姚園寺的記載整理，可參見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4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294-296。

24 清·毛奇齡，〈悅峰禪師語錄序〉，收入清·悅峰道章著，元博編，《悅峰禪師語錄》，序頁2。

25 伯亭續法被視為是清代江南弘揚華嚴教學的第一人。關於他生平與學思的基本介紹，參見闕正宗，〈清初華嚴學的復興——以柏亭續法（1641-1728）為中心〉，收入陳一標主編，《2012 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2014），頁191-204。

26 清·伯亭續法，〈引〉，收入清·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刻本），頁1右。此書文華殿藏有多種版本。此一版本藏書記號為「追-105/2-大-辰-3·4」。

27 傳記見（日）山本悅心，《黃檗東渡僧寶傳》，頁17左-18右；（日）木村得玄，《初期黃檗派の僧たち》，附錄，頁287-288。

貞享二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秋，悅峰道章從杭州出發到普陀山，準備搭乘程敏公的商船赴日，卻因海上風況因素，等不到出航的時機，遂暫留普陀。直到十二月，澄一道亮又捎來一封信，改託船主顧伯謙載他前往長崎。他們一直要到隔年四月二十四日才從普陀出發。²⁸ 不僅如此，航海過程中也歷經波折。根據儒學者貝原益軒（1630-1714）〈玄界筆語〉一文顯示，五月二日船隻漂流到築前海上，²⁹ 翌日貝原益軒被派去筆談交涉。觀筆談內容，船主顧伯謙一方主要希望儘快重新啟航，前往長崎，貝原益軒一方則希望船隻能先入港停泊，待向上稟報，得到指示之後，再派人導引他們前往長崎。幾番折衝，船隻入港暫泊一晚，四日即重新出發。³⁰

貞享三年五月七日悅峰道章抵達長崎港，十一日得到長崎奉行宮城和充的准許後上岸，六月二十一日上稟宮城和充住持興福寺之事，八月七日獲准接替澄一道亮，成為興福寺第五任住持。他在任期間將近二十二年，曾再建山門、鐘鼓樓，新建資福庵，修復大雄寶殿、觀音堂、海天司命堂（媽祖堂）等，被視為是興福寺中興之祖。³¹ 這之間，元祿七年三月四日，他正式嗣法黃檗宗的獨湛性瑩，元祿十二年（1699）前往宇治萬福寺顯法、受戒，當時的授戒師是時任萬福寺第六任住持的千呆性佞（1636-

28 貝原益軒〈玄界筆語〉：「報單／普陀船主顧伯謙，自閏四月二十四日開洋，裝載絲綫、紬紗、藥材等貨，來崎貿易。本船共載客人、水梢壹百壹拾參人，路值風水，經過貴嶋，承撥艇引領至長崎。所報是實。丙寅年五月初三日報。」見（日）菰口治，〈櫛田家藏稿本『大嶋筆語』訳注（一）——漂着唐船資料——〉，《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紀要》39(1994.3): 467。

29 同上註，頁 466。而由〈玄界筆語〉題名及貝原益軒所稱「玄海洋」等資訊可知，悅峰道章乘坐的船漂泊在玄界灘。此乃九州西北部海域，有對馬洋流經過。

30 〈玄界筆語〉貝原益軒最後寫道：「客船祇今須發行，邦君愛遠人，令小船導之，且使總司一人、士人二員護客船，欲令客心安穩也。是邦君之愛意，客等莫拒導船之多。如他邦有收其漕錢，如吾筑前國自昔禁收之，客等勿欲償其勞。水行達長崎之間，船主約束眾客，宜隨鄉導之指示，勿乖戾放去。通交雖日淺，為情却深，況今一面會，不堪別離之情。客等須速去，請自此永別。當茲初暑，萬々須保愛。」表現得頗為友善。同上註，頁 471。

31 （日）長崎市役所編，《長崎市史：地誌編仏寺部（下）》（長崎：長崎市役所，1923），頁 164。

1705)。³²顯法，又稱秉拂提唱。在柳澤吉保的支持下，元祿九年（1696）時任萬福寺住持的千杲性佞頒布了七條宗門條規，強化法嗣傳承的管理；其中第一條有云：「大法授受，必須擇其見地、品行為要。縱承印可，不登本山秉拂提倡者，不許登名位。倘有實行老德，不能提唱者，本山許任班首，以登名簿。」³³也正由於此一新的規定，即便悅峰道章元祿七年已得到獨湛性瑩印可，但若想取得本山當局的認可，則仍須前往萬福寺公開顯法；可以說，此舉也讓他取得了日後候選黃檗宗本山萬福寺住持的資格。

寶永四年二月萬福寺第七任住持悅山道宗（1629-1709）退隱，三月悅峰道章接到繼任之命，五月入山，正式接任住持。今萬福寺文華殿藏有他當時自題像贊之頂相（見圖二）；其贊曰：

居東明住黃檗，出魔宮入帟穴，總是江上清風、山間明月，逢人一棒一條痕，機下一掌一握血。
丁亥蒲月 黃檗悅峰自影³⁴

《三大寺誌》在「五代住持（元）〔道〕章悅峰」條下記曰：

順治乙未十二年生。

源左衛門公住江戶鎮主

元祿己卯年二月上京本山顯法，五十三歲。丁亥五月十一日 公命本山住持開堂。當年十一月廿九日賜紫。往來參府共納（徑）〔經〕六次。往甲州兩次。寶永庚寅年三月初八日開三壇大戒。正德五年正月稟隱居，三月二十七日 許明。³⁵

32 見（日）吉永雪堂《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上）》所引《本山歷代戒壇執事名冊》（頁44-45）。

33 相關討論，見吳疆著，吳瑾瑋、盧中陽等譯，《蹈海東瀛：隱元隆琦與前近代東亞社會的本真危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頁221-223。

34 （日）小原慶山畫，清·悅峰道章題，〈悅峰道章像〉（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寶永四年〔1707〕）。

35 （日）佚名，《三大寺誌》，頁5左-6右；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編，《福濟寺關係史料》，頁39。



圖二 萬福寺文華殿藏〈悅峰道章像〉（作者自攝）

根據江戶幕府的要求，黃檗宗僧人繼任萬福寺住持及賜紫衣時必須親自前往江戶謝恩。³⁶《三大寺誌》記悅峰道章前往江戶共六次；根據《紫雲山瑞聖寺住持交代雜記》的記載，有五次借寓於該寺，唯正德二年（1712）之行寓於另一觸頭海福寺。以下根據《紫雲山瑞聖寺住持交代雜記》及《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上）》、《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將悅峰道章到訪江戶的時間及目的整理如表一：³⁷

36 吳疆著，吳瑾璋、盧中陽等譯，《蹈海東瀛：隱元隆琦與前近代東亞社會的本真危機》，頁 134-139。

37 (日) 佚名，《紫雲山瑞聖寺住持交代雜記》，收入(日) 橫手裕等編，《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嘉興大藏經：目録と研究（Ⅱ）研究篇》（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2010），頁 224-225。(日) 吉永雪堂，《興福第五代悦峯章禪師年譜》，頁 34、37、39、42、47、49。

表一 悅峰道章到訪江戶的時間與目的

時間	到訪江戶的目的
寶永四年（1707）八月二十三日	繼席謝恩。
寶永五年（1708）二月二十三日	賜紫謝恩。
寶永六年（1709）二月十八日	寬永寺德川綱吉靈前納經。按，該年正月十日德川綱吉薨。
寶永六年（1709）九月九日	祝賀第六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宣就任。
正德二年（1712）十一月十三日	寬永寺德川家宣靈前納經。按，該年十月十四日德川家宣薨。
正德三年（1713）九月十日	祝賀第七代幕府將軍德川家繼就任。

寶永四年八月悅峰道章第一次赴江戶，謁見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謝繼席之恩。即是在那時，他在瑞聖寺見到荻生徂徠，留下後來為學界所知的筆談記錄。自此之後，荻生徂徠與他多有書信往來。³⁸ 寶永五年（1708）二月是悅峰道章第二次前赴江戶，目的是為了謁見德川綱吉，謝賜紫之恩。其後他接受柳澤吉保的邀請，前往柳澤吉保的別墅六義園，他們在那裡進行了筆談。寶永六年（1709）九月悅峰道章第四次前往江戶時，柳澤吉保再次邀他前往六義園，並在那接受他的傳戒，改號保山元養；柳澤吉保的夫人曾雌定子（1660-1713）也同時受戒，法號真光院。³⁹ 至於「往甲州兩次」，實際上任萬福寺住持期間，悅峰道章前往甲州應該有三次。最先一次的因由是寶永七年（1710）八月柳澤吉保於甲州建立永慶寺作為菩提所，延悅峰道章為開山始祖。⁴⁰ 第二、三次則分別是正德三年（1713）與四年（1714），前往永慶寺為曾雌定子、柳澤吉保舉行喪儀

38 關於悅峰道章與荻生徂徠往來書信的繫年與大旨，平石直昭《荻生徂徠年譜考》整理頗為詳盡，可以參看。

39 （日）辻善之助，〈柳澤吉保の信仰〉，頁 322-328。

40 （日）吉永雪堂，《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上）》，頁 205。

相關佛事。⁴¹《三大寺誌》對於悅峰道章的記錄止於「正德五年正月稟隱居，三月二十七日 許明」。根據《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引《知客寮須知》可知，悅峰道章在轉住真光院後，仍有前往甲州的記錄。⁴²

正德二年悅峰道章於黃檗山內建真光院，為退隱作準備，同時真光院也是柳澤吉保夫人真光院殿的菩提所。柳澤吉保曾撰有〈真光院記〉，述建院始末。⁴³享保元年（1716）八月十三日悅峰道章正式退隱，改住真光院，直到享保十八年（1733）他手書預囑規約二十一條，⁴⁴為去世後真光院及所轄寺院後續管理作準備。享保年十九年（1734）五月九日自述入塔偈，由弟子梅岑代書，曰：

三月九日啟壽誕，五月九日謝世緣，
誰知老僧安產處，不亘風光別前坤。
不勞他老宿，我家門人舉揚此偈，大眾〈首楞嚴咒〉一遍誦了則足矣。⁴⁵

同日辭世，留下遺偈，身後塔於真光院寺地。⁴⁶遺偈曰：

末後句，怎麼生，來時清風拂明月，去時明月拂清風，阿呵呵！⁴⁷

41 (日) 吉永雪堂，《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寫本），頁 54。原書無頁碼，頁碼由筆者自編。以下同。以上三次甲州行，另可參見（日）宮川葉子，〈吉保の生涯〉，收入該氏校訂，《樂只堂年錄（第九）》（東京：八木書店，2021），頁 192、201、204。

42 (日) 吉永雪堂，《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頁 87-88、92。

43 見（日）柳澤吉保，〈真光院記〉，收入（日）吉永雪堂，《黃檗山塔頭志・真光院》（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昭和二年〔1927〕寫本），頁 3-12。原書無頁碼，頁碼由筆者自編。以下同。

44 見清・悅峰道章，《悅峯老人豫囑規約》（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昭和三年〔1928〕吉永雪堂抄本）。

45 (日) 吉永雪堂，《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頁 113。

46 悅峰道章之塔陰面刻曰「享保十九甲寅五月初九日寅刻示宗」。

47 (日) 吉永雪堂，《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頁 114。



圖三 悅峰道章之塔（作者自攝）

山本悅心說悅峰道章的嗣法弟子有梅岑聽等二十人，⁴⁸「聽」應為「聰」之誤。吉永雪堂曾詳錄這二十名弟子的姓名與嗣法時間，⁴⁹同於《黃檗宗鑑錄》所記。⁵⁰其中，兩位來自清朝的弟子旭如蓮昉及杲堂元昶後來分別繼任萬福寺第十任及第十二任住持；二人皆與悅峰道章一樣出身浙江，特別是旭如蓮昉，和悅峰道章有密切的地緣與人際關係。（詳見下文討論）

此節簡要梳理了悅峰道章的生平。我們可以將他赴日後的經歷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居住在長崎興福寺的時期，二是居住在黃檗萬福寺及真光院的時期。本文欲探討的三件他在杭州叢林與日本之間促成的交流事蹟，主要發生在居住長崎興福寺的時期。以下依序討論之。

48 （日）山本悅心，《黃檗東渡僧寶傳》，頁 30 左。

49 見（日）吉永雪堂，《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頁 116-117。

50 （日）萬福寺編，《黃檗宗鑑錄》（宇治：萬福寺，1936），頁 11、12 左、13 左、25、26。

三、運遐靈藥著作的東傳

《續藏經》裡收有運遐靈藥的《地藏本願經綸貫》（經號 383）、《地藏本願經科註》（經號 384）；查相關序跋可知，其底本為江戶的和刻本，與運遐靈藥弟子岳玄所排《地藏本願經科》（經號 382），實際上是同一部書的三個部分。和刻本發心刊刻者為長崎寶池山德苑寺的真常圓超（生卒年不詳）。目前我們對於此人的生平了解有限。據《長崎市史》記載，真常圓超住持的德苑寺，正保元年（1645），由修驗者周教於今博多町創建德苑院，第二代繼任者為圭琢。延寶六年（1678），真常圓超取得了該寺號，捐出了父祖輩留下來的土地（位於八幡町）作為新寺地，並改隸於臨濟宗妙心寺，為其末寺，名為寶池山德苑寺。他作為第三代住持，從延寶六年到貞享四年（1687），歷十年之久。⁵¹此外，高泉性激（1633-1695）〈聞德苑常公順世并序〉曾透露他因病去世的消息，可惜該詩並序未提及相關時間訊息。⁵²

關於重刊運遐靈藥的著作，真常超圓在貞享五年（1688，悅峰道章到長崎的第三年）所撰的序中說：

頃支那國有運遐法師以自所編《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寄送崎陽興福悅峰師。師即運法師同省也。嘗聞運師於病中而注是經，凡成六卷，其功豈易言哉！此經自唐至今千有餘載，甫有注釋之者。吁！亦可謂難矣！是誠菩薩護念法師善願，病魔既退，勇猛莫超。佛言勇猛名地藏，然則運遐法師豈非能契佛意者歟！予欲請此注梓行於世，悅師諾

51 （日）長崎市役所編，《長崎市史：地誌編仏寺部（下）》，頁 890-891。又，日本大藏經編者將德苑寺歸屬於黃檗宗，未詳所據。見（日）日本大藏經編纂會編，《日本大藏經目錄》（東京：日本大藏經編纂會，1921），頁 19。

52 「崎江德苑寺主真常公平時好學，善講演，每乘屨柄，辯如餅瀉，聽者川臻。晚以地藏菩薩有不可思議功德，世罕知者，乃廣為四眾講《地藏經》。恨古無注疏，因自撰《手鑑》二編梓行，於是對風日起，予將以公為海西功德幢也。不疑遭疾而化，予聞而嘆曰：『功德幢仆矣！』□公固不住生死輪中，奈諸眾生猶未出三界何，乃□哀於此。長思三界屬輪迴，往往勤將講肆開。豎起德幢方晃曜，奈何遽被業風摧。」清·高泉性激，《翰墨禪》卷下，收入清·高泉性激著，黃檗文化研究所高泉全集編纂委員會編集，《高泉全集（Ⅱ）：詩文集篇》（宇治：萬福寺文華殿，2014），頁 1065。

然授之。予不勝喜，如獲異寶。……⁵³

據真常超圓所說「頃支那國有運遐法師以自所編《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寄送崎陽興福悅峰師」可知，悅峰道章到日本後仍與運遐靈禩保持聯繫。那麼，運遐靈禩是誰呢？

運遐靈禩是天台宗幽溪傳燈的三世法孫。幽溪傳燈弟子之一的桐溪雪松（生卒年不詳）主要傳承有三支法系：一為安國寺（位於今海寧市鹽官鎮）松溪受汰（?-1652），一為大覺庵（位於今杭州）天溪受登（1607-1675），一為辯利院（位於今杭州）梓溪受我（1612-1690）。⁵⁴ 運遐靈禩為天溪受登的弟子，後世比他知名的是其師弟全彰靈耀（1633-?）；他曾稱揚靈耀，說道：「天溪法道，丕振有人，吾可以宴息匡廬，無所事事矣。」⁵⁵ 運遐靈禩曾接替天溪受登住持武原（今嘉興市海鹽縣）玉菴，達十三年之久。⁵⁶ 陳鏞〈陳九陶先生贈言併序附〉提到：

全彰法師健無比，都門往返六千里，佛法傾動諸公卿，方欲奏加國師禮，陡嬰微恙，遂西歸，法臘纔逾知命耳。……匡菴運師係法兄，全師却是運師弟。全師忽辭運師去，運師長病大仙矣！長病得毋僥倖乎！又復註經勞不已，……陰叨佛護持，病魔疊疊能強起，《地藏經》今得解之。……⁵⁷

上引文真常圓超提及「嘗聞運師於病中而注是經」，應也與陳鏞此附序有關。

53 (日) 真常圓超，〈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序〉，收入清·運遐靈禩，《地藏本願經論貫》，《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1 編第 35 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頁 206。

54 王柏凱，〈晚明清初天台宗幽溪法脈受汰系的傳承〉，《中華佛學研究》22(2021.12): 95-96。

55 清·運遐靈禩，〈跋〉，收入清·全彰靈耀，《法華經釋籤緣起序指明》，《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1 編第 44 套，頁 389。

56 「玉菴在武原駐車衛後附郭一里許。明季甲申歲，為邑矜朱我佩菴構，以供碧印禪師者五年，繼請遺聞法師住持二年，天溪老人住持三年，運遐法師住持十三年。」清·全彰靈耀，《隨緣集》卷 1，《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2 編第 6 套，頁 498。

57 清·陳鏞，〈陳九陶先生贈言併序附〉，收入清·運遐靈禩，《地藏本願經論貫》，頁 335-336。

在重刊運遐靈藥《地藏本願經科註》之前，貞享三年，真常圓超已經出版了自己關於《地藏菩薩本願經》的注解書《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他邀請到黃檗宗的高泉性激、千杲性佞、慈岳定琛（1632-1689）三人作序，雒西神通山瑞泉律寺（位於今京都府長岡京市）英賢性（生卒年不詳）撰跋。⁵⁸他在自序中說：

延寶九年辛酉夏，因緇素之請而講演是經。從此人人止殺，戶戶持齋，以至造像設供，閭閻相勸，民悉樂善，蓋是菩薩神利所加耳。是經向來未有解釋，予竊慨焉。因檢大藏復得《地藏十輪》及《占察》等經，不勝忻抃。……聊不揣固陋，集為《手鑑》。起艸於貞享甲子春三月，輟筆於乙丑秋七月，凡五易稟而后成。⁵⁹

慈岳定琛〈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敘〉提到，《地藏菩薩本願經》「此方未見盛行而開講者亦少。予一日因啓德苑真常碩德曰：『今見諸方講說教義皆有其人，而此《本願》一經殊無提唱者何也？願公作法中檀度，以導羣生正信可乎？』公即應諾」。⁶⁰由此可見，慈岳定琛也是勸請真常圓超講演此經的緇素之一。

悅峰道章〈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序〉說：「長崎德苑真常師信敬此經，素奉菩薩，見而悅之，意欲轉布，甚合予願。」⁶¹由此看來，當是二人交流間，悅峰道章得知真常圓超對於《地藏菩薩本願經》多所致意，故而拿

58 關於英賢性所居瑞泉律寺，（日）黑川道祐，《雍州府志》（京都：光彩社，1968）記載：「瑞泉寺 在調子村。足利基公號瑞泉寺。本尊地藏，梶尾明惠上人之所自作，而基氏公甚歸依此佛，依之建斯寺，則號神通山瑞泉寺，真言宗之道場也。中世廢壞，寬永年中律宗比丘再興之，改為律院。」（頁 326）真常圓超請英賢性作跋，可能也與瑞泉律寺原奉地藏菩薩為本尊有關。

59 （日）真常圓超，〈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序〉，《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貞享三年〔1686〕平樂寺村上勘兵衛刻本）。附帶一提的是，《日本大藏經》所收《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是較容易看到的版本，然該版本略去了書前及書後的諸序跋。

60 清·慈岳定琛，〈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敘〉，收入（日）真常圓超，《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序 3 頁 2-3。

61 清·悅峰道章，〈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序〉，收入清·運遐靈藥，《地藏本願經論貫》，頁 205。

出運遐靈禩的《地藏本願經科註》請他參考。而真常圓超「見而悅之」，遂興起重刻的念想，欲促使該書進一步於日域流通。為此，真常圓超還特別找了妙幢淨慧（?-1725）協助訓點。關於此事，妙幢淨慧說：

寶池真常禪德偶得此《科註》，歡喜踊躍，即欲廣流布于世。不辭鯨浪犬牙之危險，頓發崎陽，緬赴京洛。時沈疴新痊，而形氣未復原，然勇志奮起，如此可謂為弘法利生忘軀命矣！因屬余以訓點刑行之事。余素歸地藏菩薩，間又讀誦此經，每憾闕註疏之久也。而今幸遇希有勝緣，……只願早流行之以成常師志而普與眾共利於是，不暇顧謏陋，漫污和點以鈔梓云。⁶²

關於《地藏菩薩本願經》一經，運遐靈禩說：「自唐翻梵以來，迄今尚無撰集，法門殊為闕典。」⁶³ 真常圓超也說：「是經向來未有解釋，予竊慨焉。」二人所處時空環境不同，但都注意到此經缺乏疏釋，不利推廣。又恰由於悅峰道章作為中介，使真常圓超得見運遐靈禩《地藏本願經科註》，從而促其進一步流通於日本。正德二年，臨濟宗的桂林崇琛（1652-1728）出版《地藏菩薩本願經倭漢兩注撮要會解》一書。題名中的「倭」指真常圓超的《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漢」指運遐靈禩《地藏菩薩本願經科註》。他說：「余久雖歸敬地藏菩薩，時時拜讀此經，而不通曉其深意者惟多。今忽既得倭、漢兩注，如暗得燈，似貧得寶，其喜不可言焉。」⁶⁴ 顯見二書在當時的日本閱讀市場確有其需求。桂林崇琛曾指出，在釋經題方面，《科註》「準天台大師釋經方軌而判」，《手鑑》「似準賢首宗判釋，故廣略有異，然以願行為宗之意，左右逢原者乎？」⁶⁵ 三書思想之異同，未來尚值得進一步研究。

62 (日) 妙幢淨慧，〈跋〉，收入清·運遐靈禩，《地藏本願經科註》，《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1 編第 35 套，頁 336。

63 清·運遐靈禩，〈地藏經論貫科注緣起〉，《地藏本願經論貫》，頁 206。

64 (日) 桂林崇琛，〈地藏菩薩本願經倭漢兩注撮要會解自叙〉，《地藏菩薩本願經倭漢兩注撮要會解》（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正德二年〔1712〕村上平樂寺刻本），自序頁 4，<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444384/>（2024.10.17 上網檢索）。

65 同上註。

四、模寫當麻曼荼羅與圖說的刊刻

悅峰道章成為獨湛性瑩的弟子以後，協助他數部著作的刊行，成為其著作流傳後世的主要推手之一。獨湛性瑩非常崇仰雲棲株宏（1535-1615），也極力實踐、推廣淨土修行，時有「念佛獨湛」之稱。⁶⁶元祿十年（1697）三月，獨湛性瑩拜訪奈良當麻寺，於寺中見到當麻曼荼羅，非常感動。相傳該曼荼羅創作者是奈良時代貴族之女中將姬。她三歲喪母，不見待於繼母。繼母時常向她父親說她的壞話，最後導致父親命武士領她至山中密殺之。然而由於中將姬自小有關誦《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回向亡母的习惯，臨受死前再次誦經念佛，感動了武士，遂免於一死。後來，她出家當麻寺，精進念佛，每日書《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三卷，以至千卷，願以此功德見佛真身。最終在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示現下，完成以蓮莖之絲製成的當麻曼荼羅一圖。⁶⁷元祿十二年，悅峰道章趁著到萬福寺顯法、受戒的機會面見獨湛性瑩。獨湛性瑩指示他前往當麻寺，「躬瞻千年聖蹟」。⁶⁸於是他拜訪了當麻寺，複模此圖，更託人帶到雲棲寺「以寄進大師堂塔焉」，⁶⁹了卻獨湛性瑩心願。

獨湛性瑩曾在悅峰道章的協助下為當麻曼荼羅撰〈緣起說〉一文，並添入伯亭續法所寫的〈引〉刊行出版，是為《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大賀一郎（1883-1965）的研究認為此書有五種刊本存世，他稱為（1）元祿十三年版（義山本）、（2）康熙四十一年（元祿十五年）版

66 ジェームズ・バスキンド（James Baskind），〈海を渡った日本の姫君の行方——黄檗僧獨湛性瑩の『当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と中国における当麻曼荼羅・中將姫伝説の一考察〉，《日本仏教綜合研究》14(2016.5): 2。

67 (日)田中實マルコス，《黄檗禪と浄土教：萬福寺第四祖獨湛の思想と行動》（京都：佛教大學，2014），頁 145-151。又，經大賀一郎的研究確認當麻曼荼羅是用絹絲而非藕絲，以綴織的方式織成；此已成為定說。介紹與討論見（日）文化財保護委員會，《国宝綴織当麻曼荼羅 解説》（東京：文化財保護委員會，1963）。

68 清・悅峰道章，〈緣起誌〉，收入清・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刻本），頁 7 右。

69 清・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東京：靜嘉堂文庫藏 1702 年刻本），頁 9。

(支那本)、(3) 寬政十一年版(寬政本)、(4) 文化六年版(文化本)、(5) 明治十九年版(明治本)；並指出書衣標題雖或有不同，但從內頁標題開始的內容都是相同的。⁷⁰

關於第一個版本，大賀一郎稱為義山本，是因為該書是由與獨湛性瑩關係友好的良照義山(1648-1717)勸募刊行的緣故。大賀一郎指此一版本元祿十三年(1700)出版。此說不知何據？松永知海注意到現存義山本書後的刊記屬為「元祿十四歲次辛巳十二月十四日」，雖然他在引用大賀一郎的說法時並沒有明言糾正元祿十三年之說；⁷¹而田中實マルコス則直接改稱為「元祿十四年の義山本」。⁷²筆者於神宮文庫、龍谷大學圖書館、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所看到的版本可以證明：此版本，伯亭續法的〈引〉記為「康熙庚辰年」(康熙三十九年，元祿十三年，1700)，獨湛性瑩〈緣起說〉後的按語記為「元祿辛巳年佛成道日」，義山的刊記「元祿十四歲次辛巳十二月十四日」。

其次，關於第二個版本，大賀一郎稱為支那本，是因為他認為該版本是在中國刊刻的。可惜我們現在無法確認他當時看到的是哪一本書。田中實マルコス的研究指出此一康熙四十一年(元祿十五年)的版本，在獨湛性瑩〈緣起說〉後還收錄了悅峰道章〈遊高野山智莊巖院記〉，但並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說明。⁷³若考慮到大賀一郎所言，他所看到的五種版本「從內頁標題開始的內容都是相同的」的這一情況，田中實マルコス的認定便值得商榷。筆者認為，大賀一郎所看到的書極可能與靜嘉堂文庫所藏《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藏書記號：函 87 架 43，書影見圖四)才是同一個版本。此書與所謂的義山本相較，除去所收圖像的細部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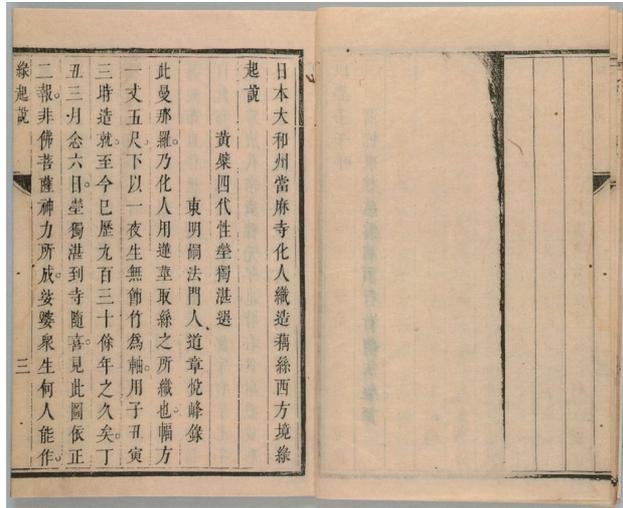
70 (日)大賀一郎，〈黃檗四代念佛禪師獨湛和尚について〉，收入(日)石井教道編，《念佛と禪：浄土學特輯》(東京、京都：法藏館，1942)，頁 48。

71 (日)松永知海，〈黃檗四代独湛和尚攷——当麻曼荼羅をめぐる浄土宗僧侶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收入(日)坪井俊映博士頌壽記念會編，《佛教文化論攷：坪井俊映博士頌壽記念》(京都：佛教大學，1984)，頁 1318。

72 (日)田中實マルコス，《黃檗禪と浄土教：萬福寺第四祖獨湛の思想と行動》，頁 143。

73 同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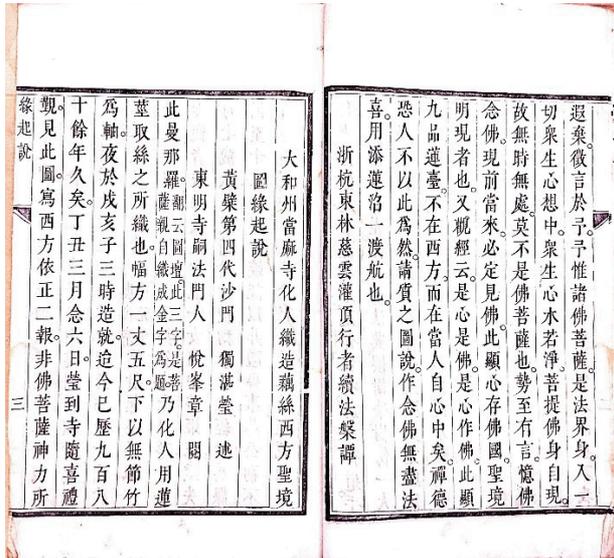
異、版式的差異以及有無訓點符號以外，文義內容只有一處有異，即義山本伯亭續法的〈引〉記為「康熙庚辰年」，靜嘉堂文庫藏本則為「康熙壬午年」，即康熙四十一年（元祿十五年，1702）；這合於大賀一郎所稱支那本的刊刻年代，且內容又無甚差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寬政本、文化本、明治本三版本中伯亭續法的〈引〉，記年同於靜嘉堂文庫藏本，行數與字數等版式也相同；相較於與義山本的版本關係，這幾種版本的關係較近。限於篇幅，關於《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諸多版本問題，筆者將另行為文討論。接下來想討論 James Baskind 所注意到的萬福寺文華殿的一種藏本（書影見圖五）。



圖四 靜嘉堂文庫藏《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書影（靜嘉堂文庫提供）

與上段田中實マルコス提到的悅峰道章〈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相關，Baskind 注意到萬福寺文華殿所藏《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一書（以下稱文華殿本）。按，根據筆者親訪，藏書記號為「追-105/2-大-辰-3·4」。此書的內容除十一幅圖像以外，尚有伯亭續法〈引〉、獨湛性瑩〈緣起說〉、悅峰道章〈緣起誌〉、〈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真阿珂然（1669-1745）在《義山和尚行業記并要解》述及良照義山和獨湛性瑩的交往事蹟時小字註解道：「黃檗悅峰禪師跋獨湛禪師《當麻西方聖境

圖說》曰：『湛老人，普照國師隱老和尚嫡子，祖籍古莆，族姓陳，考袞明，母黃氏。』⁷⁴ 所引文字即出自悅峰道章〈緣起誌〉。⁷⁵ 此文在上述其他版本中為獨湛性瑩的按語取代。



圖五 萬福寺文華殿藏《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書影（作者自攝）

文華殿本的文字內容與其他版本有很多不同。其中，Baskind 注意到伯亭續法的〈引〉對於淨土的解釋，受到唯心淨土、觀想念佛思想的影響。他說：

在這部「支那本」開頭所載的續法的〈引〉中，可以明顯看出中國佛教傳統中的唯心淨土、觀想念佛等淨土觀與信仰形態，考慮到中國禪淨一致思想的悠久歷史，這一點顯然不是偶然的。

在此需要新注意的是《緣起圖說》的「文化本」。該版本於文化六年（1809）刊行，在續法的〈引〉加上了「翻刻當麻圖記」的標示。「翻刻」這一表述讓所有讀者都會認為這是在日本重新刊行的、與外國（中

74 (日)真阿珂然，《義山和尚行業記并要解》，收入《淨土宗全書》第 18 卷（京都：淨土宗開宗八百年記念慶讚準備局，1971），頁 22。

75 清·悅峰道章，〈緣起誌〉，頁 7 右。

國)的刊本內容完全一致的版本。然而,原本應該與「支那本」內容相同的續法〈引〉中,關於唯心淨土、觀想念佛的部分卻被完全刪除。也就是說,在面向日本讀者的「文化本」的〈引〉中,為了不與日本淨土宗的傳統淨土觀及修行觀相抵觸,進行了某種篡改。反過來說,刊載了續法原本所撰〈引〉的「支那本」,可以說是為了在中國普及而進行的刊刻。(筆者中譯)⁷⁶

「在續法的〈引〉加上了『翻刻當麻圖記』的標示」,或許指的是書衣題名作「翻刻當麻圖記」及書前有真隆實嚴(?-1816)所寫的〈翻刻當麻圖記序〉。⁷⁷ Baskind 似乎未看過義山本等版本,因為根據上文的討論可知,他所言文化本伯亭續法〈引〉的不同,其實早在義山本中已是如此。不過他指出兩種序言的不同及其對應著中日雙方淨土思想的差異的詮釋,仍是有興趣的發現。(兩版本序文的內容,可參見本文附錄)

James Baskind 針對文華殿本所進行的書誌學描述,記此書出版年代為「江戶時代中期、元祿十五年(一七〇三)」。⁷⁸ 然而根據筆者親訪,發現該書無論是伯亭續法的〈引〉、獨湛性瑩的〈緣起說〉,還是悅峰道章的〈緣起誌〉、〈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等等都沒有記錄明確的撰作時間。Baskind 與田中實マルコス似乎都把此版本視為是大賀一郎所稱「康熙四十一年(元祿十五年)版(支那本)」。⁷⁹ 然而筆者認為並沒有證據可以支持此書是康熙四十一年(元祿十五年,1702)出版的,甚至其刊刻時間可能早於義山本。

首先,關於撰作時間線索。〈緣起誌〉提到:

76 ジェームズ・バスキンド,〈海を渡った日本の姫君の行方——黄檗僧独湛性瑩の『当麻寺化仏織造藕系西方聖境図説』と中国における当麻曼荼羅・中将姫伝説の一考察〉:11。

77 關於文化本的介紹,參見ジェームズ・バスキンド(James Baskind),〈資料紹介:「念仏」独湛の『翻刻当麻図記』——その背景と内容——〉,《九州工業大学大学院情報工学研究院紀要・人間科学篇》27(2014.3): 79-110。

78 ジェームズ・バスキンド,〈海を渡った日本の姫君の行方——黄檗僧独湛性瑩の『当麻寺化仏織造藕系西方聖境図説』と中国における当麻曼荼羅・中将姫伝説の一考察〉:8。

湛老人……幼喜雲棲蓮大師淨土經書，今冬七十三矣。嘗願寫彌陀、觀音像施送，人稱「彌陀再世」。去春上洛省觀，幸蒙指示當麻，躬瞻千年聖蹟，如親值世尊，生淨土耳。⁷⁹

悅峰道章撰〈緣起誌〉是用以說明獨湛性瑩撰〈緣起說〉的因由。引文中「去春上洛省觀」指的是元祿十二年春悅峰道章趁著到萬福寺顯法、受戒的機會見面見獨湛性瑩。「今冬七十三矣」指元祿十三年（1700）冬獨湛性瑩七十三歲。由於悅峰道章所言「今冬」的這個線索，我們可把元祿十三年年底視為是他撰作〈緣起誌〉的下限。

其次，Baskind 的研究注意到《舶載書目》記載一部題為「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的書，所登載的內文篇章標題同於文華殿本。但文中他只提到《舶載書目》記錄的是元祿七年到寶曆四年（1754）約六十年間從中國進口到長崎的書籍情況。⁸⁰ 如果我們進一步查閱大庭脩（1927-2002）為《舶載書目》所撰〈解題〉可知，根據大庭脩的認定，登載此書的記事年代是元祿十四年（1701）。⁸¹ 而伊澤蘭軒（1777-1829）《居家遠志·當麻寺緣起》則根據《舶來書目》有元祿十三年之說：

友人狩谷鄉雲、明板當麻寺緣起一卷を蔵せり、頃長崎聖堂に藏する舶來書目を閱するに元祿十三年庚辰に將來する所なり。

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一卷

圖

引 浙杭東林慈雲灌頂行者續法槃譚

大和當麻寺化人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緣起說

黃槃第四代沙門獨湛瑩述

東明寺（副）〔嗣〕法門人悅峰章閱

附錄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

79 清·悅峰道章，〈緣起誌〉，頁 7 右。

80 ジェームズ・バスキンド，〈海を渡った日本の姫君の行方——黄檗僧独湛性瑩の『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と中国における當麻曼荼羅・中将姫伝説の一考察〉：8。

81 （日）大庭脩編著，《宮内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上冊（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頁 13。

東明 苾芻道章題⁸²

「鄉」可能是「卿」之誤。狩谷卿雲（1755-1835），字卿雲，號掖齋，是江戶後期知名的考證學者、藏書家。海保元備（1798-1866）曾言：「我朝先輩知貴古本者，蓋以篁墩吉田學生為首倡而藏書亦頗富，既而起者為掖齋狩谷卿雲。而卿雲鑑別尤精，凡其傳鈔之源委流別與刊刻之同異得失，一一考核其所以然之故，靡不明確。」⁸³極盛讚狩谷卿雲古籍鑑識能力。引文中「明板」說法之誤可能是因為該書刊刻風格仍沿襲晚明版本所導致。⁸⁴

義山本獨湛性瑩〈緣起說〉後的按語記為「元祿辛巳年佛成道日」，即元祿十四年十二月八日，晚於文華殿本悅峰道章〈緣起誌〉的撰作時間。若文華殿本晚出，卻將獨湛性瑩的按語抽換成較早寫成的悅峰道章的〈緣起誌〉，顯然不合乎常理，更何況獨湛性瑩按語的內容並不像兩版本伯亭續法的〈引〉的差異那樣，涉及到中日淨土思想的不同而有抽換的必要。

綜合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並沒有證據可以支持文華殿本是在康熙四十一年（元祿十五年，1702）出版的，而其刊刻時間更可能早於義山本。無論文華殿本是刊行在元祿十三年或十四年，從元祿十二年春獨湛性瑩指示悅峰道章前往當麻寺瞻仰當麻曼荼羅，到《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在中國的刊行，花費短短不到一兩年的時間。考慮到黃檗、長崎、杭州三地的聯繫以及海上風況的不確定性，效率其實不低。獨湛性瑩說：「東明悅公成此勝事，喜躍何如！」⁸⁵悅峰道章如是辦事能力與人脈應該都是他日後被選為萬福寺住持的有利條件吧！

82 (日)伊澤蘭軒，《居家遠志》，收入(日)富士川游等編，《杏林叢書》第5輯（京都：吐鳳堂書店，1971），頁224-225。

83 (日)海保元備，〈經籍訪古志序〉，《傳經廬文鈔》，收入(日)崇文院編，《崇文叢書》第1輯之60（東京：崇文院，1928），頁15左-16右。

84 筆者2024年8月22日下午曾訪靜嘉堂文庫調閱所藏《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一書。當時巧遇慶應義塾大學住吉朋彥教授，遂冒昧請他看一眼該書。在沒有告知關於該書任何訊息的情況下，住吉教授即脫口而出說：「這是明版。」情況或許是類似的。特附記於此。

85 清·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頁9右。

本節最後欲將討論的焦點聚焦在為《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寫引言的伯亭續法。

伯亭續法是德水明源（1610-1666）的弟子，屬杭州蓮居庵紹覺廣承（1560-1609）法系。紹覺廣承曾從學大覺圓瓏（1525-1590），後受雲棲株宏賞識，入門任首座，他所主持的蓮居庵，唯識、華嚴、天台、律等教學兼弘，堪與雲棲寺分庭抗禮。⁸⁶ 伯亭續法繼承此系之華嚴教學，所著《華嚴宗佛祖傳》晚近為張愛萍於上海圖書館重新發現。

文華殿本伯亭續法的〈引〉記述當麻寺的成立是先從聖德太子（572-621）介紹起；正由於聖德太子的勸進，其弟當麻太子在距金剛峰五十里處建造了當麻寺，並且招來據說是法起菩薩再來的化役行者住持。按，化役行者，即役行者，一般又稱役小角，被認為是日本修驗道的始祖。在義山本的〈引〉中，則略去了對於聖德太子的介紹、當麻寺距金剛峰五十里，以及化役行者是法起菩薩再來等敘事，直接說：「夫當麻寺元是役小角行者家舍，當麻王子命而為寺，寺因得名。」伯亭續法所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釋》，卷末附有〈日本國黃檗山僧友書〉一信，事實上就是寫給悅峰道章的。其中說道：

余新刻《華嚴別行》六卷，計十四品，緣起詳述序中。近今發心，作《疏鈔演義記》，到〈菩薩住處品〉內，海中有金剛山，菩薩名曰法起。《清涼疏》曰：「海東人相傳，此山往往有聖人出現。」菩薩即曇無竭，常啼菩薩之友也。〈當麻寺記〉略而未詳，但云化役行者，是法起再來。寺與金剛峯相去五十里。今煩訪法起菩薩山上道場神聖靈跡。祈詳載寄來，已便鈔記，萬萬！⁸⁷

從此段引文可知，由於正在注解《華嚴疏鈔》的伯亭續法對於化役行者是法起菩薩再來等說法感到興趣，故盼望悅峰道章能再提供更多資料。

再則，為什麼文華殿本收錄了悅峰道章〈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一文呢？從文中可知，元祿十二年他從黃檗返回長崎途中，特地拜訪了高野

86 簡凱廷，〈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承法系為主的考察〉，《新國學》11(2015.7): 219。

87 清·伯亭續法，《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釋》，《卍大日本續藏經》第1編第92套，頁79。

山，禮拜空海（774-835）尊像。此遊記記述了他在山上經歷的神異經驗以及極端感動的心情。關於感動，他說：

果此密宗之盛，亦名冠於天下也！是時僧侶往來持誦，莫知其萬，實乃迥異他山，即是靈山佛國。予徘徊庭下，心意肅然，獻花敬禮，壘壁之間，全身在定。諦觀本堂上惟數椽小屋，有太古風，直為零淚，然其前殿萬燈輝煌，雖支那國亦未之有也。予生西湖，海天相隔萬里，時代將近千年，今得定前通誠，寸心感悟，能使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如子憶母，莫不生難遭想。良由大師淨智莊嚴，古佛示現，願悲增上，性相融通，過萬億劫如彈指頃，值龍華會，重開鐵面，在在遊戲三昧，真所不測。⁸⁸

據說空海曾於弘仁十四年（823）八月訪問當麻寺，禮拜當麻曼荼羅。⁸⁹悅峰道章在結束黃檗、當麻寺的行程後，特地遊訪高野山，尋空海靈跡，也許與此有關。此遊記中提到了他到智莊嚴院時「得遇僧增融法印，欸慰甚懽，促榻烹茗」。⁹⁰根據《高野山寶物目錄》登載，金剛峰寺藏有一尊文殊菩薩黃金像，題為東明悅峰所作，⁹¹其緣由或與此次造訪有關。

那麼所撰〈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為什麼傳回杭州，被當作附錄收入《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呢？此記之所以特意回傳杭州，可能與伯亭續法的興趣有關。

伯亭續法是一位相信密咒、喜歡研究密咒的僧人，對於密教經典多所留意。傳記材料曾提到他一生因持誦楞嚴咒等咒語而度過十九、二十七、三十三歲等三場劫難。⁹²〈日本國黃檗山僧友書〉中還提到悅峰道章送給他一部日僧關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注釋書，以及二幅梵字圖：

88 清·悅峰道章，〈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收入清·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刻本），頁10。

89（日）近畿日本鐵道創立五十周年記念出版編集所編，《當麻寺》（大阪：近畿日本鐵道，1962），頁14。

90 清·悅峰道章，〈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頁9左。

91（日）井村米太郎編，《高野山寶物目錄》（和歌山：井村米太郎，1953），頁4。

92 參見張愛萍，〈伯亭續法及其《首楞嚴經灌頂疏》〉，收入陳一標主編，《2018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華嚴蓮社，2018），頁56。

七月十八寄來《尊勝經鈔》，細詳精粹，末法流通，誠人天之眼目，苦海中之光明幢也。所叙八譯與余序中十譯，呪中翻梵成唐與余《齋口摘釋》、《尊勝》呪內華梵，並皆小異大同。如是註經，真佛門之法將；如是出家，真僧林之龍象；非彼顛預之說，僮侗之談可比。如摩尼帝網，難盡讚揚。又寄深密二部藏秘玉函，逮今顯現，即金字二圖，如優曇花，難逢遇者。第密部理趣最奧，梵字義旨幽深，余在呪藏經書繙閱百十餘部，留心已歷多載，見此□圖，尚不曉了，況餘不尋密部，不研呪語，豈知梵字音畫，真言微妙也哉！今將□□高共經厨，二圖精裱玉軸，客常瞻禮細考，當為毗盧佛眷，三十七聖法子也。謝謝！⁹³

悅峰道章寄給伯亭續法的「《尊勝經鈔》」，可能是俊彦亮汰（1622-1680）的《科註尊勝陀羅尼經》。一則雖然此書一般常見的題名為「科註尊勝陀羅尼經」，然確實有書衣題名作「尊勝陀羅尼經鈔」者。⁹⁴其二，書中〈科註尊勝陀羅尼經懸談〉提及此經凡八譯，⁹⁵與伯亭續法所稱「所叙八譯」相符合。（按，「叙」疑為誤字）可惜悅峰道章所送兩幅梵字圖未知所蹤，無法確認其內容。無論如何，就上所述，可以推測，也許是為了投合伯亭續法對於密教的關心，悅峰道章才將所撰〈遊高野山智莊嚴院記〉寄回杭州，分享他的高野山經歷。

那麼，為什麼悅峰道章和伯亭續法會有所聯繫呢？悅峰道章為什麼邀請伯亭續法為《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寫序引？其實二人的關係不僅僅只是同鄉或認識的法友而已。事實上，悅峰道章是伯亭續法的嗣法弟子。

查伯亭續法的自識行實〈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提到：

乙丑（1685）四十五（歲），春，應楊梅塢楞伽講期，疏《如意呪經》一卷，付五比丘衣法：長明月標指、姚園悅峰賢、報國與安慈、興福

93 清·伯亭續法，《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釋》，頁 79。

94 見（日）俊彦亮汰，《尊勝陀羅尼經鈔》（東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延寶二年〔1674〕刻本）。

95 同上註，懸談頁 3 右 -5 左。

玉山朗、崇恩劍眉開。⁹⁶

《華嚴宗佛祖傳》亦提及：

續法付衣傳法十二人：長明月標、姚園悅峰、仁壽旭如、曹源可久、
筏喻劍眉、東來弘苑、報國與安、興福玉山、馬鞍默聞、鳳山明藏、
真淨啟南、拈花大振。⁹⁷

「姚園悅峰賢」、「姚園悅峰」指的即是悅峰道章。張愛萍已注意到此事，但未進一步深究。⁹⁸《華嚴宗佛祖傳》還曾提到悅峰道章刻伯亭續法《賢首五教儀》、《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疏鈔》行於日本；⁹⁹關於後者，筆者尚未查到有關線索，不過前者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有一本元祿七年的刻本，據其「古典籍データベース」記錄，卷四末提到「姚園寺比丘法賢助貳兩（中略）上共九兩七錢刻」，刊寫資訊又有：

（刊記）：神洛銅駝坊書堂村上平樂寺雕板

（刊寫年）：元祿 7（1694）¹⁰⁰

這可能就是悅峰道章重刻的版本。前述真常圓超刊刻《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也是由神雫銅駝坊書肆／村上平樂寺壽梓；此應非偶然，元祿七年悅峰道章並未離開過長崎，找上京都同一家出版商，應該是有共同的人脈關係的因素存在。

此外，前文提到的旭如蓮昉，其實也是伯亭續法的弟子，與悅峰道章為同門師兄弟。¹⁰¹吳疆曾引用《華夷變態》中的一份文書，是正德元年（1711）第六番寧波船抵達長崎的報告。上面記載了該船帶來了一位華

96 清·伯亭續法，〈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伯亭大師傳記總帙》，《卍大日本續藏經》第2編乙第23套，頁101。

97 清·伯亭續法，《華嚴宗佛祖傳》（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卷4，頁40右。

98 參見張愛萍，〈伯亭續法及其《首楞嚴經灌頂疏》〉，頁57，註24。

99 同上註。

100（日）大谷大學圖書館，「古典籍データベース」2011.12，<https://bib.otani.ac.jp/cat/itemview.php?id=22/000197>（2024.10.14上網檢索）。

101 張愛萍，〈伯亭續法及其《首楞嚴經灌頂疏》〉，頁57，註24。不過，張愛萍本於《華嚴宗佛祖傳》旭如蓮昉傳記，指旭如蓮昉「後來至崎山建興福寺」，此說明顯有誤。

僧，正是旭如蓮昉。該文書提及，寶永六年（1709）由第二十四番船船主程益凡代轉邀請華僧的邀請函給伯亭續法，後來由旭如蓮昉響應招聘。¹⁰²

《黃檗山塔頭志·真光院》關於真光院安置的牌位的記錄中有伯亭續法的名字，作「天竺白雲堂上百下亭先老和尚 享保十二、四、一」，並註記「支那國浙省」。¹⁰³ 2024年9月5日筆者親訪真光院，確認此牌位仍完好供奉著。此牌位上頭的文字記曰「天竺白雲堂上百下亭先老和尚 覺位／享保十二丁未歲／四月初一日」。（見圖六）伯亭續法去世於雍正五年（享保十二年，1727），此時悅峰道章也已逾從心所欲之年，離他貞享三年抵達長崎，超過四十年。儘管如此，我們仍可透過此一牌位的設置，感受到他對於師恩的惦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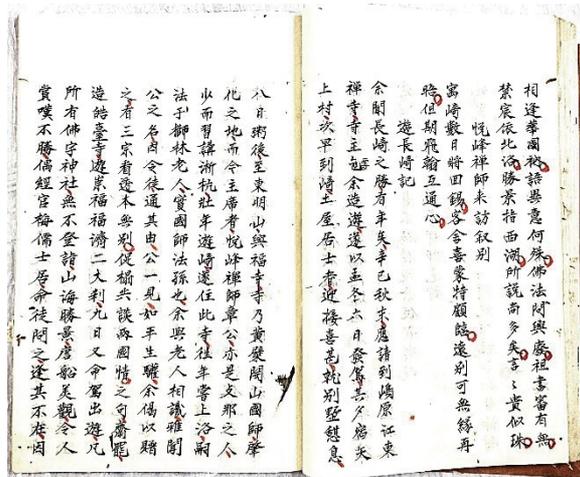
圖六 真光院藏伯亭續法牌位（筆者自攝）

102 吳疆著，吳瑾琿、盧中陽等譯，《蹈海東瀛：隱元隆琦與前近代東亞社會的本真危機》，頁 229；（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東京：東洋文庫，1959），頁 2687。

103 （日）吉永雪堂編，《黃檗山塔頭志·真光院》，頁 26。

五、湛堂慧淑的到訪

元祿十四年十一月，仍是長崎興福寺住持的悅峰道章迎來了近江安養寺湛堂慧淑的到訪。慧淑，字湛堂，別號師璞，俗姓樋口，京都人。他師事戒山慧堅（1649-1704）。戒山慧堅是野中寺（位於今大阪府羽曳野市）慈忍慧猛（1613-1675）門下三傑之一，傳西大寺流真言律。¹⁰⁴ 湛堂慧淑登門造訪一事，在悅峰道章一側的史料中並未有所記錄，而是記載在湛堂慧淑《西遊謾錄》稿本中。佐々木進曾利用安養寺所藏此稿本記述了會面的始末，可惜對會談的內容未進一步著墨。¹⁰⁵ 元祿十四年（1701）湛堂慧淑受到熊本神護寺憲應僧都（?-1718）邀請，三月二十六日從安養寺出發，四月八日由大阪乘船前往熊本，《西遊謾錄》記錄了一路上的遊覽經歷。八月二十三日他於神護寺開講《梵網經》。隨後受到島原江東寺主的邀請前往江東寺，並一同遊覽長崎，留下了〈遊長崎記〉，記錄了拜會悅峰道章的經過。¹⁰⁶



圖七 湛堂慧淑《西遊謾錄》書影（作者自攝）

104 (日) 佐々木進，〈近江・安養寺湛堂慧淑の事績について〉，收入(日) 木村至宏編，《近江の歴史と文化》(京都：思文閣出版，1995)，頁 198-200。

105 更早則有曾任安養寺住持的泉龍海言及此事。見(日) 泉龍海，〈山窓隨筆〉，《六大新報》971(1922.7): 7。

106 (日) 佐々木進，〈近江・安養寺湛堂慧淑の事績について〉，頁 207-208。

由於〈遊長崎記〉一文獲見不易，以下謹分段轉錄，順著該遊記的記載，針對湛堂慧淑與悅峰道章會談的內容略作討論：

余聞長崎之勝有年矣。辛巳秋末，應請到嶋原江東禪寺，寺主要余造遊，遂以孟冬六日發駕，其夕宿矢上村，次早到崎。土屋居士者迎接，喜甚，就別墅憇息。八日粥後至東明山興福寺。寺乃黃檗開山國師筆化之地，而今主席者悅峰禪師章公亦是支那之人，少而習講（浙）〔浙〕杭，壯年遊崎，遂住此寺。往年嘗上洛，嗣法于獅林老人，實國師法孫也。余與老人相識，雅聞公之名，因令徒通其由。公一見，如平生驩。余偈以贈之，有「三宗看透本無別，促榻共談兩國情」之句。齋罷，造皓臺寺，遊崇福、福濟二大刹。¹⁰⁷

「獅林老人」指獨湛性瑩。「國師」指隱元隆琦。戒山慧堅在師事慈忍慧猛之前，從黃檗宗鐵眼道光（1630-1682）祝髮。¹⁰⁸或許因著這層關係，戒山慧堅、湛堂慧淑師徒與黃檗宗諸僧多有往來，今安養寺收藏不少黃檗僧人的墨寶等文物。¹⁰⁹至於「三宗看透本無別」云云，亦載於《西遊漫錄》卷三，全偈曰：「多歲稔聞碩匠名，今朝相訊造東明。三宗看透本無別，促榻共談兩國情。」¹¹⁰

九日，又命駕出遊，凡所有佛宇、神社，無不登詣。山海勝景，唐船美觀，令人賞嘆不勝。偶經官梅儒士居，命徒問之，逢其不在，因留偈而歸。嗣後儒士專使慰問，呈以一律，余次韻答之。其夕重訪東明，章公大喜，燃燭夜話，霏霏如飛玉屑。公賦一律見贈，余賡韻酬謝。余謂公曰：「聞座下生西湖，我邦亦道西湖為景地。」公曰：「然矣！國中絕景，非是筆舌所可盡。」¹¹¹

107 (日) 湛堂慧淑，《西遊漫錄》(栗東：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安養寺寄藏〕元祿二十八年〔1702〕稿本)，卷3〈遊長崎記〉，頁90-91。原書無頁碼，頁碼由筆者自編。以下同。

108 (日) 湛堂慧淑，〈東方山安養寺中興祖戒山堅和尚傳〉，收入(日)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編，《東方山安養寺の歴史と美術》(栗東：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1994)，頁64。

109 可參見(日)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編《東方山安養寺の歴史と美術》及《安養寺の歴史と文化》(栗東：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2007)等著錄的藏品。

110 (日) 湛堂慧淑，《西遊漫錄》，卷3，頁87。

111 同上註，卷3〈遊長崎記〉，頁91-92。

「官梅儒士」，指林應采（1640-1708），一般習稱林道榮，長於醫學、儒學以及書學，曾任唐通事。¹¹² 這裡提及的諸多詩偈創作，同樣收在《西遊謾錄》卷三；「留偈而歸」之偈，曰：「聞說學才一世雄，更能扶護鶯峰宗。帝都野衲偶來訪，為恨緣違不及逢。」¹¹³ 而「余次韻答之」之作，曰：「雅情謝慰旅窻來，果見儒門逸世才。薄德雖非扶律器，佳章必壯講經臺。霜降尚有淵明菊，冬老豈無林逋梅！崎府景光看不倦，侍從奈促我輿回。」¹¹⁴ 九日傍晚，湛堂慧淑再次造訪興福寺。「余賡韻酬謝」之作，曰：「溟面鏡平沒點塵，正當十月氣如春。鄙僧偶造雅風地，梵刹先逢高德人。嘗聽法門能作柱，今知苦海耐為津。大篇何幸乎投我，圭復益欣道愛真。」¹¹⁵ 可惜今未見悅峰道章原詩。

二人對談首先提到了西湖。湛堂慧淑先前曾撰作〈西湖圖〉一詩，曰：「西湖聞道景光優，萬里鯨波爭得遊。不料筆端神妙力，須與移我到杭州。」¹¹⁶ 只能藉由觀西湖圖想像西湖的風光。無獨有偶，悅峰道章和荻生徂徠的會談，荻生徂徠同樣問及西湖：

（徂）西湖名高寰中，想是老和尚游賞熟的。孤山、蘇堤皆是名賢遺芳所在，如岳王墳第一忠義舊踪，願聞其詳。

（悅）來言皆實，累朝重脩，至今大廟，國人所慕也。西湖之景要非一筆能盡耳。¹¹⁷

後來悅峰道章移居黃檗，往來通信中，荻生徂徠也曾問道：「琵琶與西湖終何如？」詢問悅峰道章琵琶湖與西湖相比較的看法。¹¹⁸ 柳澤吉保為悅峰

112 參見林陸朗，《長崎唐通事：大通事林道榮とその周辺》（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

113 （日）湛堂慧淑，《西遊謾錄》，卷3，頁88。

114 同上註，頁89。

115 同上註。

116 （日）湛堂慧淑，〈西湖圖〉，《自芳雜艸》（栗東：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安養寺寄藏〕稿本），頁63-64。原書無頁碼，頁碼由筆者自編。根據佐々木進，《自芳雜艸》所收內容是元祿七年到九年的作品。見氏著，〈近江・安養寺湛堂慧淑の事績について〉，頁204。

117 轉引自（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頁57-58。

118 見（日）東京帝國大學，《古文書時代鑑（下）》（東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掛，1925），頁95。

道章所撰〈真光院記〉也曾將真光院所在區域之景地與西湖勝景相比擬，說：

小倉堤似蘇仙之所乘者耶？小橋之蜿蜿乎，烟靄中如龍如虹。須臾烟消靄滅，行人如蟻，行馬似豆，堤畔之樹如薺之漂。夜則燈燭往來，熒煌乎似螢似星。西湖六橋是豈象其一耶？和尚能不作杭州勝境之念邪？雄德之山亦孤山也，思月桂千古歌什，則三天竺亦豈遠之哉！¹¹⁹

「月桂」指月桂峰，在西湖靈隱寺旁。古來多有詠月桂峰的詩歌。「三天竺」自然指的是上天竺、中天竺及下天竺。柳澤吉保從宇治川的小倉堤比擬西湖的蘇堤一路談到三天竺，如是用意，或許是勸慰思鄉的悅峰道章能安心在黃檗終老。

以上幾個例子顯見出身杭州的悅峰道章，西湖意象已成為他在日本與知識階層交際時可用的文化資本。

〈遊長崎記〉接著說：

余曰：「靈芝照律師，乃我輩所祖述，遐慕其蹟，不審靈芝寺尚存不？」公曰：「舊是西湖之寺，而今在杭之城內，未知何代徙之。西湖雖有其蹟，變為塚處。其在城內者，是大刹也，有照律師遺像在，而無律者守之，但有禪僧居住耳。」¹²⁰

由於湛堂慧淑專志於弘揚律學，注釋過宋代律僧靈芝元照（1048-1116）的《佛制比丘六物圖》，於是關心起靈芝元照所在寺院目前的情況。據《咸淳臨安志》，靈芝崇福寺在湧金門外，宋太平興國元年建，本為吳越王故苑，因靈芝生其間，所以以靈芝作為寺名。大中祥符初賜額靈芝崇福寺。元符初靈芝元照重修。他在該寺待了三十年之久。¹²¹悅峰道章回說「舊是西湖之寺」，上文提及與悅峰道章有所聯繫的毛奇齡，他曾與朱彝尊（1629-1709）等人遊西湖，留下記事詩五題十首。其中，〈過錢王祠

119（日）柳澤吉保，〈真光院記〉，收入吉永雪堂編，《黃檗山塔頭志·真光院》，頁 9-10。

120（日）湛堂慧淑，《西遊漫錄》，卷 3〈遊長崎記〉，頁 92。

121（日）佐藤成順，《宋代仏教の研究——元照の浄土教——》（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1），頁 204。

觀表忠觀碑兼入祠右廢寺〉記曰：「是日有言表忠觀碑在錢王祠者，因過觀之。……及觀畢欲憩，祠右一廢寺，不得入。按，是地當湧金門外，為錢王故苑，曾產靈芝，因捨苑宅作靈芝寺，南渡後建祠寺傍，新進士放榜訖，每題名于寺而開宴焉，真勝地也。今祠止三楹，坐錢氏三世五王，而寺已頽然不可問矣。」¹²² 詩曰：「舊苑留壞牆，荒碑臥行路。欲採雲母芝，草長不知處。」¹²³ 頗興感慨。可證當時湧金門外的靈芝崇福寺已不存。至於「今在杭之城內，未知何代徙之」，《成化杭州府志》指出：「靈芝崇福寺，舊在湧金門外，……今徙建城內保坊。」清人厲鶚（1692-1752）《東城雜記》具體指出位置在城東清泰門內稍南，俗稱蠟燭庵。¹²⁴

余曰：「聞支那禪法盛行，不知其餘諸宗興廢何如？」公曰：「天台多有，賢首、慈恩亦非無，而近代律宗復興。」余曰：「有何人興之？」公曰：「明朝有古心律師者中興之。三昧律師嗣其法，至今諸方有其徒屬，律燈相繼，緇白歸仰。又北京有道明律師者，道德博大，為世所重。帝欽其戒德，屢詔令赴，師堅辭不應。帝駕臨咨訪，師仍不見，帝彌加欽仰。後師移居五臺。一日，帝嘗登山禮文殊聖跡，因復懇懇請與師相見，師不得已而從之。帝降旨曰：『但當床坐，必勿迎送。』將歸，執師手，謂曰：『慕德久之，而今得面，何忻加之！』其崇敬如此。故支那南、北兩京多重律宗。」余曰：「將謂帝但貴儒宗，始知從來為歸佛護法聖君耳。」¹²⁵

接著，湛堂慧淑詢問彼時中國除禪宗外其他宗派的情況。悅峰道章說：「天台多有，賢首、慈恩亦非無，而近代律宗復興。」單就杭州來說，從上文的討論可知，悅峰道章自己師承所從出的蓮居庵，本就有天台、賢首、慈恩教學兼弘的傳統。不僅伯亭續法，伯亭續法的老師德水明源也曾著有唯

122 清·毛奇齡，《西河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02。

123 同上註。

124 清·厲鶚著，羅仲鼎、俞浣萍點校，《東城雜記》，《厲鶚集》下冊（杭州：浙江古籍，2016），頁823-824。

125（日）湛堂慧淑，《西遊漫錄》，卷3〈遊長崎記〉，頁93-94。

識學方面的作品《唯識合義》十卷。¹²⁶其次，上文提到的天台的運遐靈藥、全彰靈耀外，另一系在杭州發展的則是辯利院的梓溪受我法系，相關人物事蹟可見吳樹虛所編《辯利院志》。由於悅峰道章提到近代律宗復興，引來湛堂慧淑的興趣，進一步追問。悅峰道章的回答，提到古心如馨（1541-1615）傳三昧寂光（1580-1645）一系。當然，此系對於後世來說最知名的莫過於三昧寂光的弟子見月讀體（1601-1679）。至於悅峰道章所提到的在北京發展的道明律師，還待進一步考索。

公曰：「日本有律宗三大部流行不？」余曰：「壽梓久矣，國中學者無不依之。」公曰：「杭之昭慶寺諸律師常欲見之，未得。」余曰：「靈芝所撰，如《報恩記》、《住法記》、《彌陀觀經疏》等，皆行于吾邦，而支那藏中無有者何？」公曰：「於支那則其書名尚未之聞，況可有實乎？可惜也！」余曰：「古之諸書，支那所失，而吾邦猶有者甚多，此亦其類歟？」公曰：「素聞日本多有古書，得不為國中大慶乎？」¹²⁷

「律宗三大部」指的應是道宣（596-667）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含註戒本疏》、《四分律隨機羯磨疏》，彼時在中國皆已失傳。悅峰道章詢問這三部書日本是否流行？湛堂慧淑不僅提到這三部書「壽梓久矣，國中學者無不依之」，還提到靈芝元照的著作在日本也有流通。不過他所提及的《報恩記》，筆者目前尚未查到留存的蹤跡。至於悅峰道章所稱「杭之昭慶寺諸律師」，其中應包括下文將提及的宜潔書玉。康熙二十二年（1683），見月讀體弟子定庵德基（1634-1700）與宜潔書玉受邀到昭慶寺說戒，隔年定庵德基返回寶華山，宜潔書玉續留昭慶寺，任住持。康熙三十年（1691），昭慶寺毀於祝融，得宜潔書玉致力興復。¹²⁸

余曰：「日本之人多貴蓮池大師，不知當今雲棲寺門風何如？」公曰：「本寺無主席者，但有諸子院守之，但不專一宗，三宗錯雜，而最多者修淨業之人也。」又曰：「律宗兼修淨土不？」余曰：「靈芝祖師篤于

126 清·伯亭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9，頁22右。

127（日）湛堂慧淑，《西遊漫錄》，卷3〈遊長崎記〉，頁94。

128 清·吳樹虛編，《大昭慶律寺志》，頁88-89。

淨業，我輩既屬後裔，故不敢不修焉。」公以彌陀佛畫像并《西方聖境圖說》一冊見贈，並清朝之物也。¹²⁹

「《西方聖境圖說》」應即為上節討論到的《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並清朝之物也」支持了此書曾在中國刊刻的說法。可惜無法確認湛堂慧淑收到的是否與本文提及的文華殿是同一個版本。而後湛堂慧淑問到雲棲寺目前的情況。有趣的是荻生徂徠也同樣關心雲棲寺：

（徂）雲棲寺蓮池大〔師〕中興禪、教、律三宗，故三宗悉皆尊重。但如今日雲棲寺，實是何宗耶？

（悅）三宗皆具，法門甚易。

（徂）雲棲寺日課誦〈西方願文〉麼？

（悅）天下課誦皆（洪）〔宏〕大師所定。¹³⁰

悅峰道章所言「天下課誦皆（洪）〔宏〕大師所定」，指的應是雲棲株宏作品《諸經日誦集要》。以談話中荻生徂徠對雲棲寺的好奇來看，湛堂慧淑所稱「日本之人多貴蓮池大師」，應非虛語。就雲棲株宏作品及思想在日推廣一事上，悅峰道章的師父獨湛性瑩即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不過雲棲株宏思想在日本的接受情況究竟如何，日後還需系統性地進行研究。¹³¹

又出《毘尼日用切要香乳記》，曰：「此書中載古心興律緣起，應携回帝都，自閱、示人。」余敬而受之，遂辭去。十日將回駕，公特訪話別，余深感其志，有遠別可無緣再晤，但期飛翰互通心之句。余寓崎數日而與公晤言痛切，雖絕海入清亦不是過，無非夙因緣。與公所談

129（日）湛堂慧淑，《西遊漫錄》，卷3〈遊長崎記〉，頁94-95。

130（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頁59-60。

131 儘管如此，目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見（日）西村玲，〈明末の不殺放生思想の日本受容——雲棲株宏と江戸仏教〉，《近世仏教論》（京都：法藏館，2018），頁149-163；陳敏齡，〈義山『阿彌陀經隨聞講錄』所見の雲棲株宏の引用をめぐっ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7.2(2019.3): 203-210（L）；（日）木村迪子，〈近世前期における中国浄土教文献の受容について：真宗宗学・教化の現場に注目して〉，《日本仏教綜合研究》17(2019.9): 151-168、〈近世前期の仏典注釈——光隆寺知空の講義録と出版〉，《国文学研究資料館紀要：文学研究篇》47(2021.3): 63-95、〈雲棲株宏《往生集》受容から見る近世往生伝の発現〉，《日本仏教綜合研究》22(2024.9): 117-143。

之事，豈特向所云云哉！略敘其要，以備廢忘。¹³²

《毘尼日用切要香乳記》是宜潔書玉的作品，乃針對其師見月讀體《毘尼日用切要》所撰的註釋書。悅峰道章贈此書給湛堂慧淑，希望他帶回京都參考並推廣之。

湛堂慧淑〈遊長崎記〉最後依《毘尼日用切要香乳記》錄出古心如馨、三昧寂光的傳記文字，礙於篇幅，此處不具引之。不過故事並未就此結束。今《續藏經》收錄《得〈依釋〉序文緣起》（經號 1655），題為慧堅所作，實際上是湛堂慧淑的作品。《得〈依釋〉序文緣起》的「依釋」指的是湛堂慧淑的《六物圖依釋》。此文原本也收在湛堂慧淑寶永五年出版的《六物圖依釋考略》中。¹³³ 湛堂慧淑在此緣起中提到當悅峰道章拿出《毘尼日用切要香乳記》送給他，並告知目前作者宜潔書玉正住杭州昭慶寺時，他隨即提出希望悅峰道章能將自己的作品《六物圖依釋》附商船轉贈給宜潔書玉。七年後，寶永五年秋，湛堂慧淑收到了宜潔書玉為《六物圖依釋》所寫的序，以及他在康熙三十七年（元祿十一年，1698）出版的《羯磨儀式》兩冊。後來湛堂慧淑將宜潔書玉的文字以「六物圖依釋引」的題目，冠於《六物圖依釋》卷首印行。¹³⁴ 湛堂慧淑去世時，與他交誼頗深的天台安樂律院靈空光謙（1652-1739）曾撰詩悼念，詩作最後兩句云：「訃音遠到唐僧哭，嘗喜新書遺序文。」該詩序引解釋道：「和尚（按，指湛堂慧淑）嘗撰《六物圖依釋》，因長崎人寄遣支那古杭宜潔律師，見而

132（日）湛堂慧淑，《西遊漫錄》，卷 3〈遊長崎記〉，頁 95-96。

133（日）湛堂慧淑，《六物圖依釋考略》（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藏寶永五年〔1708〕刻本），<https://da.library.ryukoku.ac.jp/page/200135?>（2024.10.16 上網檢索）。

134（日）湛堂慧淑，《得〈依釋〉序文緣起》，《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2 編乙第 23 套，頁 99。此外，關於《六物圖依釋》，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本湛堂慧淑的自序寫於元祿八年，書後牌有「元祿戊寅十一年」字樣，<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444462>（2024.10.16 上網檢索）。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文庫藏本書前多了宜潔書玉康熙四十五年（寶永三年）寫的序，<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9305>（2024.10.16 上網檢索）可證他在見到悅峰道章前已出版《六物圖依釋》一書，後來附上宜潔書玉的序再次印行。另，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從元祿十四年湛堂慧淑請悅峰道章幫忙轉贈著作給宜潔書玉到寶永五年湛堂慧淑收到宜潔書玉的回禮，這數年間，正是宜潔書玉忙於重建燬於火的昭慶寺的時期。

稱嘆，為序以贈和尚。」¹³⁵ 湛堂慧淑的死訊是否曾傳到杭州，今不得而知，「訃音遠到唐僧哭」可能是詩意化的想像表述，用以寄託靈空光謙自身對友人逝世的心情；相較之下，贈序一事則有實物可證。無論如何，由此詩可知，靈空光謙將湛堂慧淑與宜潔書玉的互動視為是湛堂慧淑人生中的一項重要事蹟。

六、結 論

悅峰道章曾居住過的長崎興福寺，與福濟寺、崇福寺，合稱「唐三箇寺」。興福寺由南京方面出航的船主們興建，也稱「南京寺」，是所謂「三江幫」系統所支持的寺廟。¹³⁶ 興福寺的九代住持中，除第一代真圓和尚（1579-1648）、第二代默子如定（1597-1657）為江西人，第六代雷音淨博（1656-1711）為山西人外，其餘六代均為浙江籍。而雷音淨博的赴日，實際上是在浙江普陀山朝陽洞靜居時受到悅峰道章邀請成行的。¹³⁷

悅峰道章前往長崎是應同鄉的澄一道亮邀請。他曾言：「澄一師太曾聞貧僧平素之事。」然而，澄一道亮究竟是透過誰知悉悅峰道章的，目前仍不得而知。至於悅峰道章抵日後與杭州的聯繫，若比列而觀，我們會發現一重要的交集點，即他的老師——伯亭續法。本文所論及的、與赴日後的悅峰道章有所聯繫的杭州人物，可以以伯亭續法為中心構築出一張關係網絡。這是此前學界尚未投以關注之處。從上文的討論可知，悅峰道章到日本以後仍與運遐靈禩保持聯繫。雖然目前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兩人在杭州時已有交集，但伯亭續法的著作中，可見運遐靈禩之師天溪受登的身影。例如《賢首五教儀》提到：「壬子冬，天溪景瀄和尚至，亦以《五教

135 (日)·靈空光謙，〈輓湛堂大和尚并引〉，《艸堂雜錄》（東京：享保十四年〔1729〕東叡山淨名律院刻本），卷3，頁30右-31右。

136 三江指江南（今江蘇、安徽兩省）、江西、浙江。廣義上，三江幫系統也包含長江以北華北諸省。參見（日）內田直作，〈在日華僑團體の沿革——寺院團體時代——〉，《東京商科大學研究年報：商學研究》6(1943.10): 208-210；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3(1999.9): 454-455。

137 (日)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編，《福濟寺關係史料》，頁52。

儀》並《開蒙》、《斷證圖》請正。」¹³⁸ 此事發生在康熙十一年（1672），「天溪景淳」即天溪受登。此外，今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收藏的蕩益智旭（1599-1655）〈奇石卷〉中，亦可見伯亭續法、運遐靈禩、全彰靈耀的跋文。¹³⁹ 至於宜潔書玉，他與伯亭續法的關係也相當密切。宜潔書玉著作《羯磨儀式》的序文便是出自伯亭續法之手；另一方面，他也曾為伯亭續法《首楞嚴經灌頂疏·圓譚》校文。

還有便是毛奇齡。他是伯亭續法的重要友人，兩人交往頻繁。《續藏經》所收伯亭續法《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呪經略疏》書前有毛奇齡所撰之序。¹⁴⁰ 查《西河文集》，他為伯亭續法所寫的文字，尚有〈瑜伽皈戒放生儀序〉、〈慈雲寺新翻大悲、准提二梵咒解序〉、〈杭州慈雲講寺志序〉、〈慈雲灌頂法師開堂碑記〉等。¹⁴¹ 在研究《太極圖說》時，毛奇齡也曾向伯亭續法請教過佛學問題。¹⁴² 而在伯亭續法七十歲時，時高齡八十八的他還曾特地作詩為壽。¹⁴³ 悅峰道章到了日本以後，毛奇齡不僅為他的語錄寫序，還為他師父獨湛性瑩撰塔銘，以及為萬福寺前代住持悅山道宗八十壽誕撰詩為賀。¹⁴⁴ 悅峰道章在日黃檗宗中能站穩腳跟，毛奇齡作為他在中關係網絡中的後援之一，應該也有關係。最後，被悅峰道章招去接任興福寺

138 清·伯亭續法，《賢首五教儀》，《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2 編乙第 9 套，頁 59。

139 清·蕩益智旭，〈奇石卷〉，<https://www.hcsartmuseum.com/projects/43948>（2024.10.17 上網檢索）。

140 見清·毛奇齡，〈序〉，收入清·伯亭續法，《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呪經略疏》，《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1 編第 37 套，頁 251。

141 清·毛奇齡，《西河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9 冊，頁 365-366、369-370、428、564-565。

142 清·毛奇齡，《經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04。

143 詩曰：「神智光明照大千，生同剎利梵宮前。蹋來江草當飛錫，落盡天花似兩錢。六甲屢迴翻玉曆，雙趺何處結金蓮。須知迦葉傳經後，猶是昭王二十四年。」見清·伯亭續法，〈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收入《伯亭大師傳記總帙》，頁 102。

144 清·毛奇齡〈俚詩寄贈悅山大和上八句法臘並請鑒政〉：「黃蘗規模事事新，扶桑寶旭照通津。十年總住維摩室，八日曾遊太子身。海上譚經應作主，座中念佛是何人？滄茫不記來時路，花落花開幾度春。西河居士毛奇齡八十五歲。」收入（日）伊藤松，《鄰交徵書》（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頁 173。

住持的旭如蓮昉，更是同門的師兄弟，二人赴日的事蹟都被當成是重要的成就，收入《華嚴宗佛祖傳》伯亭續法的傳記中。¹⁴⁵

五代十國時期起，以杭州為中心的浙江佛教素有「東南佛國」的美稱，也是對外交流的重鎮。進入清代，杭州仍舊是佛教發展的重要區域。除上文提及的天台、華嚴、唯識、律學等教學在清初的發展以外，禪宗的活躍亦不遜色。毛奇齡述及曹洞宗徭亭淨挺（1615-1684）晚年興復「曠席既久」、「無殿，獨一毗盧觀音像……露處其中」的天竺雲峰的事蹟時說道：「曩時西湖諸禪刹皆有知識，而宗派所垂，各具妙行。」¹⁴⁶以毛奇齡提及的悅峰道章在杭州時曾參學過的靈隱、淨慈兩大禪寺為例，清順治、康熙年間，分別由臨濟宗三峰派的具德弘禮（1600-1667）及弟子晦山戒顯（1610-1672）、五嶽濟玆（生卒年不詳），與豁堂正喆（1597-1670）一系住持。¹⁴⁷而本文開頭曾提到的隱元隆琦的師父費隱通容，曾住持距西湖稍遠的徑山寺，其付法弟子亦多有在杭州發展者。¹⁴⁸本文則聚焦在對外交流的議題，以出身杭州叢林的悅峰道章為焦點，突顯清康熙年間杭州佛教與日本的互動。經由本文的討論可知，悅峰道章在日期間，圍繞在他身邊的僧俗，如真常圓超、湛堂慧淑、荻生徂徠等人，對於清初佛教的現狀與發展感到興趣，但由於海禁的關係，悅峰道章遂成為他們探獲資訊的窗口。另一方面，活動於杭州的伯亭續法、宜潔書玉、運遐靈禩等僧人，雖然作為晚明諸大師的後繼者，在當前相關研究學者的視域中，身影不如師祖輩那般亮眼，然亦是清代佛教史上值得注意的人物。透過本文對諸多往返互動細節的梳理，不但豐富了我們對清初佛教的認識，也使這些僧人在歷史時空中的真實形象得以更具體、更生動地呈現。

145 「悅峰賢至日本國，翻板刊印《五教儀》六卷、《勢至疏鈔》一卷，流通海外。旭如文東陽長崎興福募鑄《華嚴》、《楞嚴》、《餗口》、《儀註》弘傳，黃檗山萬福開戒，受者千眾。」見清·伯亭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4，頁40右。

146 清·毛奇齡，《西河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8冊，頁132。

147 參見（日）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I〕〉，《愛知学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31.3,4(1984.6): 728-735。

148 （日）長谷部幽蹊，《明清佛教研究資料：僧傳之部》（宇治：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2008），頁84-85。

附錄 文華殿本與義山本《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所收伯亭續法〈引〉比對

文華殿本	義山本
<p>如來教道叵測，菩薩度生無方，世之峨嵋、五臺、普陀、九華，則聖道場地星羅棋布於內外也。然佛度有緣，根淳見佛，今於獨湛和尚與悅峰大師驗之矣。</p> <p>悅公諱道章，幼歲習講浙杭，壯年遊化長崎，徧參名勝，上洛遇湛老人，針芥相投，遂傳宗焉。同詣當麻，目睹勝境，審知日國佛法之興，始于明帝第一聖德太子熊凝，實乃觀音大士降世者也。釋尊時為勝鬘夫人，陳朝為南岳思大師，掌出舍利如菽。隣邦百濟國貢天竺月蓋長者所鑄西方三聖金像，使臣日羅相讚太子曰：「敬禮救世觀世音，傳燈東方散粟國。」高麗沙門慧慈來為師授《法華》，太子命入隋請舊經證闕。開講於法隆寺，天雨蓮花三尺許，隨製《法華》、《勝鬘》、《維摩》等經疏。遊牛岡，遇達磨祖點示，供之以衣食。歸宮勸父皇建大刹七所，保綏國祚。</p> <p>又勸弟當麻王子崇佛立寺，其弟訪一山，相去金剛峰五十里，造一精舍，名當麻寺，時有化役行者，即法起菩薩再來，延命住持於此行道，手植櫻樹于寺左，記曰「佛法興，櫻樹榮」。樹傍一大石，夜夜放光。</p> <p>後有藤公祈子，孕生聖女，覓斯修證，感得彌陀鑿井染絲，觀音織出〈西方聖境〉，聞法悟道，生方見佛。如是始末，彼記悉矣。</p> <p>二禪德闍茲聖蹟，儼若親到樂邦，面參三聖也。因之模寫圖像，敘述緣由，遙囑褚居士山玉付刻傳流，普勸見聞隨喜者，一心念佛，同生淨土，以廣雲棲淨業法門，益見他方佛色，真實不謬也。不我遐棄，徵言於予。予惟諸佛菩薩，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衆生心水若淨，菩提佛身自現，故無時無處，莫不是佛菩薩也。勢至有言：「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此顯心存佛國，聖境明現者也。又《觀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此顯九品蓮臺不在西方，而在當人自心中矣。禪德</p>	<p>如來教道叵測，菩薩度生無方，然佛度有緣，心淳見佛，今於悅峰禪師驗之矣。</p> <p>悅峰諱道章，幼歲習講〔浙〕〔浙〕杭，壯年遊化長崎，徧探名勝，上洛遇湛老人，針芥相投，遂傳宗焉。因詣當麻寺，頂禮〈藕絲西方境〉。</p> <p>夫當麻寺元是役小角行者家舍，當麻王子命而為寺，寺因得名。役公手植櫻樹于寺傍，記曰「佛法興，櫻樹榮」。是以日本佛法興來，自欽明帝至今一千一百五十餘年矣。王臣之歸敬，名山之廣布，名僧之衆多，詳載于國史、傳記並釋書中，茲不煩引。</p> <p>後有攝家藤公一女來此修道，感得彌陀鑿井染絲，觀音織出〈西方聖境〉。如是始末，彼記悉矣。</p> <p>悅公模寫圖像，乃書湛老人所著〈緣起說〉，遙囑褚居士山玉付刻傳流，以廣雲棲淨業法門，真盛事也。</p> <p>不我遐棄，徵言於予。予惟悅公身居異國，留念故鄉，以此大希有事，普使故國知聞，真無盡法喜，蓮沼一渡航也。</p>

恐人不以此為然，請質之《圖說》，作念佛無盡法喜，用添蓮沼一渡航也。 浙杭東林慈雲灌頂行者續法繫譚	康熙庚辰年 (浙)[浙]杭東林慈雲灌頂行者續法繫譚
---	------------------------------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道綽，《安樂集》，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藏寶永元年（1704）刻本，<https://da.library.ryukoku.ac.jp/view/130004/1>（2024.10.9 上網檢索）。
- 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4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清·毛奇齡，《西河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8冊、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毛奇齡，《經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全彰靈耀，《法華經釋籤緣起序指明》，《卍大日本續藏經》第1編第44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清·全彰靈耀，《隨緣集》，《卍大日本續藏經》第2編第6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清·伯亭續法，〈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收入《伯亭大師傳記總帙》，《卍大日本續藏經》第2編乙第23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清·伯亭續法，《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釋》，《卍大日本續藏經》第1編第92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清·伯亭續法，《華嚴宗佛祖傳》，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
- 清·伯亭續法，《賢首五教儀》，《卍大日本續藏經》第2編乙第9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清·伯亭續法，《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呪經略疏》，《卍大日本續藏經》第1編第37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清·吳樹虛編，《大昭慶律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16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
- 清·悅峰道章，《悅峯老人豫囑規約》，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昭和三年（1928）吉永雪堂抄本。

- 清·悅峰道章著，元博編，《悅峰禪師語錄》，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昭和十五年（1940）山田玉田印本。
- 清·高泉性激，《翰墨禪》，收入清·高泉性激著，黃檗文化研究所高泉全集編纂委員會編集，《高泉全集（II）：詩文集篇》，宇治：萬福寺文華殿，2014。
- 清·運遐靈禩，《地藏本願經科註》，《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1 編第 35 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清·運遐靈禩，《地藏本願經繪貫》，《卍大日本續藏經》第 1 編第 35 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清·厲鶚著，羅仲鼎、俞浣萍點校，《東城雜記》，《厲鶚集》下冊，杭州：浙江古籍，2016。
- 清·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東京：靜嘉堂文庫藏 1702 年刻本。
- 清·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伊勢：神宮文庫藏元祿十四年（1701）義山募刊本。
- 清·獨湛性瑩，《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刻本。
- 清·蕩益智旭，〈奇石卷〉，<https://www.hcsartmuseum.com/projects/43948>（2024.10.17 上網檢索）。
- （日）小原慶山畫，清·悅峰道章題，〈悅峰道章像〉，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寶永四年（1707）。
- （日）伊澤蘭軒，《居家遠志》，收入（日）富士川游等編，《杏林叢書》第 5 輯，京都：吐鳳堂書店，1971，頁 220-240。
- （日）伊藤松，《鄰交徵書》，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 （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東京：東洋文庫，1959。
- （日）俊彦亮汰，《尊勝陀羅尼經鈔》，東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延寶二年（1674）刻本，<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200015073/1?ln=ja>（2024.10.17 上網檢索）。
- （日）真阿珂然，《義山和尚行業記并要解》，收入《淨土宗全書》第 18 卷，京都：淨土宗開宗八百年記念慶讚準備局，1971。
- （日）真常圓超，《地藏菩薩本願經手鑑》，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貞享三年（1686）平樂寺村上勘兵衛刻本。
- （日）桂林崇琛，《地藏菩薩本願經倭漢兩注撮要會解》，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正德二年（1712）村上平樂寺刻本，<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444384>（2024.10.17 上網檢索）。

- (日) 海保元備,《傳經廬文鈔》,收入(日) 崇文院編,《崇文叢書》第1輯之60,東京:崇文院,1928。
- (日) 黒川道祐,《雍州府志》,京都:光彩社,1968。
- (日) 湛堂慧淑,《六物圖依釋》,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元祿十一年(1698)刻本,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444462> (2024.10.16 上網檢索)。
- (日) 湛堂慧淑,《六物圖依釋》,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文庫藏寶永三年(1706)印本, <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9305> (2024.10.16 上網檢索)。
- (日) 湛堂慧淑,《六物圖依釋考略》,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藏寶永五年(1708)刻本, <https://da.library.ryukoku.ac.jp/page/200135?> (2024.10.16 上網檢索)。
- (日) 湛堂慧淑,《自芳雜紳》,栗東: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安養寺寄藏)稿本。
- (日) 湛堂慧淑,《西遊謾錄》,栗東: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安養寺寄藏)元祿二十八年(1702)稿本。
- (日) 湛堂慧淑,《得〈依釋〉序文緣起》,《卍大日本續藏經》,第2編乙第23套,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
- (日) 靈空光謙,《艸堂雜錄》,東京:享保十四年(1729)東叡山淨名律院刻本。
- (日) 佚名,《三大寺誌》,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大正年間(1912-1926)抄本。
- (日) 佚名,《紫雲山瑞聖寺住持交代雜記》,收入(日) 横手裕等編,《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嘉興大藏經:目録と研究(II)研究篇》,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2010,頁219-242。

二、近人論著

- バスキンド, ジェームズ (Baskind, James) 2014 〈資料紹介:「念仏」独湛の『翻刻当麻図記』——その背景と内容——〉,《九州工業大学大学院情報工学研究院紀要・人間科学篇》27(2014.3): 79-110。
- バスキンド, ジェームズ (Baskind, James) 2016 〈海を渡った日本の姫君の行方——黄檗僧独湛性瑩の『当麻寺化仏織造藕糸西方聖境図説』と中国における当麻曼荼羅・中将姫伝説の一考察〉,《日本仏教総合研究》14(2016.5): 1-23。
- (日) 大谷大學圖書館 2011 「古典籍データベース」, <https://bib.otani.ac.jp/cat/itemview.php?id=22/000197> (2024.10.14 上網檢索)。
- (日) 大庭脩編著 1972 《宮内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上冊,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 (日) 大賀一郎 1942 〈黄檗四代念佛禪師獨湛和尚について〉, 收入(日) 石井教道編, 《念佛と禪: 浄土學特輯》, 東京、京都: 法藏館, 頁 30-73。
- (日) 山本悦心 1940 《黄檗東渡僧寶傳》, 愛知: 黄檗堂。
- (日) 山田玉田 1926 《支那祖蹟巡拜記》, 宇治: 真光院。
- 王柏凱 2021 〈晚明清初天台宗幽溪法脈受汰系的傳承〉, 《中華佛學研究》22(2021.12): 91-134。
- (日) 日本大藏經編纂會編 1921 《日本大藏經目錄》, 東京: 日本大藏經編纂會。
- (日) 内田直作 1943 〈在日華僑團體の沿革——寺院團體時代——〉, 《東京商科大学研究年報: 商学研究》6(1943.10): 205-271。
- (日) 井村米太郎編 1953 《高野山寶物目錄》, 和歌山: 井村米太郎。
- (日) 文化財保護委員會 1963 《国宝綴織当麻曼荼羅 解説》, 東京: 文化財保護委員會。
- (日) 中田喜勝 1969 〈徂徠と中国語——悦峯和尚との筆語——〉, 《九州中国学会報》15(1969.6): 52-68。
- (日) 木村得玄 2007 《初期黄檗派の僧たち》, 東京: 春秋社。
- (日) 木村迪子 2019 〈近世前期における中国浄土教文献の受容について: 真宗宗学・教化の現場に注目して〉, 《日本仏教綜合研究》17(2019.9): 151-168。
- (日) 木村迪子 2021 〈近世前期の仏典注釈——光隆寺知空の講義録と出版〉, 《国文学研究資料館紀要: 文学研究篇》47(2021.3): 63-95。
- (日) 木村迪子 2024 〈雲棲株宏《往生集》受容から見る近世往生伝の発現〉, 《日本仏教綜合研究》22(2024.9): 117-143。
- (日) 石崎又造 1940 《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 東京: 弘文堂書房。
- (日) 平石直昭 1984 《荻生徂徠年譜考》, 東京: 平凡社。
- (日) 永井政之 1998 「中国仏教の文化史的研究——中国禪宗教団と民衆」, 東京: 駒澤大學博士論文。
- (日) 田中實マルコス 2014 《黄檗禪と浄土教: 萬福寺第四祖獨湛の思想と行動》, 京都: 佛教大學。
- (日) 吉永雪堂 1927 《黄檗山塔頭志・真光院》, 宇治: 萬福寺文華殿藏昭和二年(1927)寫本。
- (日) 吉永雪堂 1928 《興福黄檗第五代悦峯章禪師年譜》, 宇治: 萬福寺文華殿藏昭和三年(1928)寫本。
- (日) 吉永雪堂 不詳 《興福五代悦峰道章(上)》, 宇治: 萬福寺文華殿藏寫本。

- (日) 吉永雪堂 不詳 《興福五代悅峰道章(下)》，宇治：萬福寺文華殿藏寫本。
- (日) 辻善之助 1941 《武家時代と禪僧》，東京：創元社。
- (日) 竹内誠等編 2010 《徳川幕臣人名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
- (日) 西村玲 2018 《近世仏教論》，京都：法藏館。
- 吳疆著，吳瑾琿、盧中陽等譯 2021 《蹈海東瀛：隱元隆琦與前近代東亞社會的本真危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日) 禿氏祐祥 1918 〈崎陽本安樂集に就て〉，《六條學報》203(1918.10): 33-35。
- (日) 村瀬玄妙 1966 《茶禪一味：村瀬玄妙集》，東京：教育新潮社。
- (日) 杉村英治 1989 《望郷の詩僧：東臯心越》，東京：三樹書房。
- (日) 佐々木進 1995 〈近江・安養寺湛堂慧淑の事績について〉，收入(日)木村至宏編，《近江の歴史と文化》，京都：思文閣出版，頁197-211。
- (日) 佐藤成順 2001 《宋代仏教の研究——元照の浄土教——》，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 (日) 東京帝國大學 1925 《古文書時代鑑(下)》，東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掛。
- (日) 近畿日本鐵道創立五十周年記念出版編集所編 1962 《当麻寺》，大阪：近畿日本鐵道。
- (日) 岡田久三、田中一夫 1978 《四日市市小古曾町郷土誌》，四日市：小古曾町自治會。
- (日) 松永知海 1984 〈黃檗四代独湛和尚攷——当麻曼荼羅をめぐる浄土宗僧侶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收入(日)坪井俊映博士頌壽記念會編，《佛教文化論攷：坪井俊映博士頌壽記念》，京都：佛教大學，頁1305-1327。
- (日) 長谷部幽蹊 1984 〈三峰一門の隆替〔I〕〉，《愛知学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31.3,4(1984.6): 705-745。
- (日) 長谷部幽蹊 2008 《明清佛教研究資料：僧伝之部》，宇治：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
- (日) 長崎市役所編 1923 《長崎市史：地誌編仏寺部(下)》，長崎：長崎市役所。
- (日) 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編 2014 《福濟寺関係史料》，長崎：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
- (日) 林陸朗 2000 《長崎唐通事：大通事林道栄とその周辺》，東京：吉川弘文館。
- 胡春麗 2021 《毛奇齡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日) 泉龍海 1922 〈山窓隨筆〉，《六大新報》971(1922.7): 6-8。
- (日) 宮川葉子校訂 2021 《樂只堂年録(第九)》，東京：八木書店。

- 徐興慶編著 2015 《天間老人獨立性易全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日) 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編 1994 《東方山安養寺の歴史と美術》，栗東：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
- (日) 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編 2007 《安養寺の歴史と文化》，栗東：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
- (日) 能仁晃道 1999 《隱元禪師年譜》，京都：禪文化研究所。
- (日) 高田祥平 2013 《東皐心越：徳川光圀が帰依した憂国の渡来僧》，東京：里文出版。
- 張愛萍 2018 〈伯亭續法及其《首楞嚴經灌頂疏》〉，收入陳一標主編，《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華嚴蓮社，頁 53-67。
- 陳敏齡 2019 〈義山『阿弥陀經隨聞講録』所見の雲棲株宏の引用をめぐ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7.2(2019.3): 203-210 (L)。
- (日) 菰口治 1994 〈櫛田家蔵稿本『大嶋筆語』訳注(一)——漂着唐船資料——〉，《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紀要》39(1994.3): 453-480。
- (日) 萬福寺編 1936 《黃檗宗鑑録》，宇治：萬福寺。
- 廖肇亨 2015 〈晚明清初曹洞宗壽昌派在東亞的流行傳布——以石濂大汕與東皐心越為中心的討論〉，收入釋果鏡、廖肇亨主編，《求法與弘法——漢傳佛教的跨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法鼓文化，頁 335-376。
- 劉序楓 1999 〈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3(1999.9): 435-473。
- 簡凱廷 2015 〈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承法系為主的考察〉，《新國學》11(2015.7): 217-237。
- (日) 藤井草宣 1936 〈福建の黃蘗山に就て〉，《南瀛佛教》14.2(1936.2): 7-9。
- 闕正宗 2014 〈清初華嚴學的復興——以柏亭續法(1641-1728)為中心〉，收入陳一標主編，《2012 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頁 191-204。

Buddhist Exchanges between Hangzhou and Japan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Focus on Yufeng Daozhang

Chien Kai-ting*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uses the case of Yuefeng Daozhang 悅峰道章 (1655-1734)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Buddhism in Hangzhou and Japan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Kangxi Emperor (r. 1661-1722) of the Qing dynasty. Yuefeng Daozhang, a native of Qiantang, Zhejiang, traveled to Japan in 1686, where he first served as the abbot of Kofuku-ji 興福寺 in Nagasaki and later at Mampuku-ji 萬福寺 in Obaku.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ree major events that highlight his role in facilitating said Buddhist exchanges: the reprinting of Yunxia Lingcheng's 運遐靈禩 (?-?) *Commentary on the Original Vows of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Sutra* 地藏本願經科註 in Japan,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painting *Taima Mandala* and its dispatch back to Yunqi Temple 雲棲寺 in Hangzhou,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aima-dera kebutsu shokuzo goshi saiho shokyo zusetu* 當麻寺化佛織造藕絲西方聖境圖說, as well as the facilitation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Vinaya monk Yijie Shuyu 宜潔書玉 (1645-1722) and the Japanese Vinaya monk Tandou Eshuku 湛堂慧淑 (1668/1669-1720). Through these discussions, it is demonstrated how Yuefeng Daozhang used his Buddhist networks in Hangzhou to promote Sino-Japanese Buddhist exchanges in the early Qing. Japanese monks and laypersons associated with Yuefeng Daozhang, such as Shincho Encho 真常圓超 (?-?), Tandou Eshuku, and Ogyu Sorai 荻生徂徠 (1666-1728),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early Qing China, with Yuefeng becoming their window from which to access information. In another respect, other figures from Hangzhou such as Boting Xufa

* Chien Ka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伯亭續法 (1641-1728), Yunxia Lingcheng, and Yijie Shuyu, while receiving less attention compared to their predecessors, are further highlighted in this article, revealing their active roles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conclusion, Yuefeng Daozhang's activities underscore the role Hangzhou played in external Buddhist exchanges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offering new insights into Sino-Japanese Buddhist interac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Yuefeng Daozhang, Boting Xufa, Hangzhou Buddhism, the Obaku school, Sino-Japanese Buddhist exchanges